

第一才子
歷史說部

三國志演義

第四冊

大達圖書局刊行





新式
標點
三國演義目次

卷一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一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七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一四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卓孟德獻刀	二〇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二六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三三
第七回	袁紹擊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三八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四四
第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五〇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讎曹操興師	五七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六二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七〇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七六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八三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九二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清水	一〇一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一一〇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一一五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慶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一二〇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一二九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一三五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一四一
第二十三回	繆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一四八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一五六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一六〇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一六六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一七二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一七八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一八六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一九三

卷二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一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尙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七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一四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二一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二七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三二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三七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四四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五〇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五七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六三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喝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七一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七六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八三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八九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九七
第四十七回	闕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一〇三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一〇八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一一二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一一九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一二五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一三〇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一三六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一四二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一四九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一五五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一六一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鬚棄袍	一六九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一七五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一八二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一一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一七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一四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二二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二八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三六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四三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椰盃戲曹操	五〇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五七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六三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七〇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七七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八三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榼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八九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九五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一〇〇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一〇六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一一二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一一八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一二三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一二九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一三四

第八十三回	戰號亭先主得讎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一四〇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一四七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一五四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一六一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一六八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一七五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一八二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一八九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一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八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朗	一五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二二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二九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髮賺曹休	三七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四四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	五〇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五七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關陣辱仲達	六五
第一百零一回	出隴上諸葛妝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	七二
第一百零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七九
第一百零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禳星	八八
第一百零四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九六
第一百零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	一〇一
第一百零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一〇八
第一百零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一一五
第一百零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一二二
第一百零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一二七
第一百一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一三三
第一百一十一回	鄧士載智取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一三九
第一百一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慶兵	一四四
第一百一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關陣破鄧艾	一五〇
第一百一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一五六
第一百一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	一六一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一六六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渡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一七二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一七八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一八三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一九〇

新式
標點
二一國演義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卻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時值九月初天，忽然陰雲布合，狂風驟起，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猖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之。」孔明曰：「用何物祭享？」獲曰：「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殺一人？」遂自到瀘水岸边觀看，果見陰風大起，波濤洶湧，人馬皆驚。孔明甚疑，即尋土人問之。土人告說：「自丞相經過之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自黃昏直至天曉，哭聲不絕，瘴煙之內，陰鬼無數，因此作禍，無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皆死於水中，更兼殺死南人，盡棄此處，狂魂怨鬼，不能解釋，以致如此。吾今晚當親自往祭。」土人曰：「須依舊例，殺四十九顆人頭爲祭，則怨鬼自散也。」孔明曰：「本爲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吾自有主意。」喚行廚宰殺牛馬，和麵爲劑，塑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

當夜於瀘水岸上，設香案，鋪祭物，列燈四十九盞，揚旛招魂，將饅頭等物，陳設於地。三更時分，孔明金冠鶴氅，親自臨祭，令董厥讀祭文。其文曰：

人亡者陰魂曰：

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武鄉侯領益州牧丞相諸葛亮，謹陳祭儀，享於故歿王事蜀中將校及南
我大漢皇帝，威勝五霸，明繼三王。昨自遠方侵境，異俗起兵，縱薙尾以興妖，恣狼心而逞亂。我奉王命，聞

罪遐荒；大舉貔貅，悉除螻蟻；雄軍雲集，狂寇冰消。纔聞破竹之聲，便是失猿之勢。

但士卒兒郎，盡是九州豪傑；官僚將校，皆爲四海英雄。曾武從戎，投明事主，莫不同申三令，共展七擒；齊整奉國之誠，並效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機，緣落奸計。或爲流矢所中，魂掩泉臺；或爲刀劍所傷，魄歸長夜。生則有勇，死則成名。

今凱歌欲還，獻俘將及。汝等英靈尙在，祈禱必聞。隨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國，各認本鄉。受骨肉之蒸嘗，領家人之祀祭；莫作他鄉之鬼，徒爲異域之魂。我當奏之天子，使汝等各家盡享恩露，年給衣糧，月賜廩祿。用茲酬答，以慰汝心。

至於本城土神，南方亡鬼，血食有常，憑依不遠。生者饑凍天威，死者亦歸王化。想宜寧帖，毋致號咷。聊表丹忱，敬陳祭祀。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讀畢祭文，孔明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淚。孟獲等衆，盡皆哭泣。只見愁雲慘霧之中，隱隱有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瀘水之中。

次日，孔明引大軍俱到瀘水南岸，但見雲收霧放，風靜浪平。蜀兵安然盡渡瀘水，果然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衆自回，囑其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

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凡歿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懽悅，朝野清平。

卻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卽蜀漢建興四年也。丕先納夫人甄氏，卽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前破洛城時所得。後

生一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不甚愛之。後又不納安平，郭永之女爲貴妃，甚有顏色。其父嘗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爲「女王」。自丕納爲貴妃，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爲后，卻與幸臣張縉商議。時丕有疾，縉乃詐稱於甄夫人宮中掘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爲鑿鎮之事。丕大怒，遂將甄夫人賜死，立郭貴妃爲后。因無出，養曹叡爲己子，雖甚愛之，不立爲嗣。

叡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不帶叡出獵，行於山塢之間，趕出子母二鹿，不一箭射倒母鹿，回視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丕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真仁德之主也。」於是封叡爲平原王。

夏五月，不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丕喚曹叡至，指謂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千秋萬歲。」丕曰：「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

正言間，內侍奏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丕召入謂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墮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於是曹真、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爲大魏皇帝。諡父不爲文皇帝，諡母甄氏爲文昭皇后。封鍾繇爲太傅，曹真爲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

早有細作飛報入川。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即位，餘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爲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

復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

孔明問是何計。馬謖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曹叡素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放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也。」孔明從之，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

卻說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叡觀之，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王建爲社稷主，不幸奸譏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尊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尅日興師，以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相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爲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爲國家大禍。』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深明韜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爲禍。」

叡乃降旨，欲與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吳奸細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卻乘虛而擊，未知可也。陛下幸察之。」叡曰：「司馬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做漢高僞遊雲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前擒之，可也。」

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

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卻乘虛而襲。某當自見天子辨之。」遂即退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畢，華歆奏曰：「不可付之吳權。可即罷歸田里。」叡依言，將司馬懿削職回鄉，命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叡駕回洛陽。

卻說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川中。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總督雍涼之兵，今既中計遭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主覽表曰：「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夜未嘗有忘。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不就此時討賊，恢復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乃顧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爲？」孔明曰：「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觀其動靜而後行。」

譙周苦諫不從。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爲侍中，總攝宮中之事。又留向寵爲大將，總督御林軍馬；陳震爲侍中，蔣琬爲參軍，張裔爲長史，掌丞相府事；杜瓊爲諫議大夫，杜微、楊洪爲尙書；孟光來敏爲祭酒；尹默、李譔爲博士；卻正費詩爲祕書；譙周爲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

孔明受詔歸府，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牙門將裨將軍王平，後軍領兵使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呂義，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平北將軍陳倉侯馬岱，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鎮撫將軍關內侯張疑，行中軍師車騎大將軍都鄉侯劉球，中監軍揚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黃權，左

將軍高陽侯吳懿，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許允，左護軍篤信中郎軍丁咸，右護軍偏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宮誰，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將軍閻晏，行參軍偏將軍麋習，行參軍裨將軍杜義，武略中郎將杜祺，綏軍都尉盛敷，從事武略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

以上一應官員，都隨著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分撥已定，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忽帳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衆視之，乃趙雲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都，馬孟起病故，吾甚惜之，以爲折一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倘稍有參差，動搖一世英名，減卻蜀中銳氣。」雲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爲前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住。雲曰：「如不教我爲先鋒，就撞死於塔下。」孔明曰：「將軍既要爲先鋒，須得一人同去。」

言未盡，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孔明視之，乃鄧芝也。孔明大喜，即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雲鄧芝去訖。孔明出師，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孔明辭了後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率軍望漢中迤邐進發。

卻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報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叡大驚，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讎，臣萬死不恨！」

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楸也。楸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自幼嗣與夏侯惇為子。後夏侯淵為黃忠所斬，曹魏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楸為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叡即命為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

司徒王朗諫曰：『不可。夏侯駙馬素不曾經戰，今付以大任，非其所宜。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深通韜略，不可輕敵。』夏侯楸叱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為內應耶？吾自幼從父習學韜略，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幼？吾者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回見天子！』

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楸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正是：

欲乘白旄麾將士，卻教黃吻掌兵權。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卻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哨馬報道：『魏主曹叡遣駙馬夏侯楸，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楸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楸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

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彼必棄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益而得中？』

原「孔明曰：『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快快不悅，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

卻說夏侯惇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時有西涼大將韓德，善使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見了夏侯惇，重賞之，就遣爲先鋒。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弓馬過人：長子韓瑛，次子韓瑒，三子韓瓊，四子韓琪。韓德帶四子並西羌兵八萬，取路至鳳鳴山，正遇蜀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於兩邊。德厲聲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犯吾境界！』

趙雲大怒，挺槍縱馬，單搦韓德交戰。長子韓瑛躍馬來迎，戰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死於馬下。次子韓瑒見之，縱馬揮刀來戰。趙雲施逞舊日虎威，抖擻精神迎戰，瑒抵敵不住。三子韓瓊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雲全然不懼，槍法下亂。四子韓琪見二兄戰雲不下，也縱馬輪兩口日月刀而來，圍住趙雲。雲在中央獨戰三將。

少時，韓琪中槍落馬。韓陣中偏將急出救去。雲拖槍便走。韓瓊按戟急取弓箭射之，連放三箭，皆被雲用槍攔落。瓊大怒，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卻被趙雲一箭射中面門，落馬而死。韓瑒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雲棄槍於地，閃過寶刀，生擒韓瑒歸陣，復縱馬取槍殺過陣來。

韓德見四子皆喪於趙雲之手，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西涼兵素知趙雲之名，今見其英雄如昔，誰敢交鋒？趙雲馬到處，陣陣倒退。趙雲匹馬單槍，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後人有詩讚曰：

憶昔常山趙子龍，年登七十建奇功。獨誅四將來衝陣，猶似當陽救主雄。

鄧芝見趙雲大勝，率蜀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趙雲擒住，棄甲步行而逃。雲與鄧芝收軍回寨。芝賀曰：『將軍壽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陣前力斬四將，世所罕有。』雲曰：『丞相以吾年邁，不肯見用，故聊以自表耳。』遂差人解韓瑒申報捷書，以達孔明。

卻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惇，哭告其事。惇自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蜀寨，說夏侯惇引兵到。雲上馬綽槍，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惇戴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趙雲躍馬挺槍，往來馳騁，惇欲自戰。韓德曰：「殺吾四子之讎，如何不報？」縱馬輪開山大斧，直取趙雲。雲奮怒挺槍來迎，戰不三合，槍起處，刺死韓德於馬下。急撥兵直取夏侯惇。惇慌忙閃入本陣。鄧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餘里下寨。惇連夜與衆將商議曰：「吾久聞趙雲之名，未嘗見面。今日年老英雄尚在，方信當陽長坂之事。似此無人可敵，如之奈何？」參軍程武乃程昱之子也，進言曰：「某料趙雲有勇無謀，不足爲慮。來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誘趙雲到伏兵處，都督卻登山指揮四面軍馬，重疊圍住。雲可擒矣。」惇從其言，遂遣董禧引三萬軍伏於左，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二人埋伏已定。

次日，夏侯惇復整金鼓旗旛，率兵而進。趙雲鄧芝出迎。芝在馬上謂趙雲曰：「昨夜魏兵大敗而走，今日復來，必有詐也。老將軍防之。」子龍曰：「量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吾今日必當擒之。」便躍馬而出。魏將潘遂出迎，戰不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惇先走，八將陸續奔走。趙雲乘勢追殺，鄧芝引兵繼進。趙雲深入重地，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鄧芝卽收軍退回，左有董禧，右有薛則，兩路兵殺到。鄧芝兵少，不能解救。

趙雲被困在垓心，東衝西突，魏兵越厚。時雲手下止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只見夏侯惇在山上指揮三軍。趙雲投東則望東指，投西則望西指，因此趙雲不能突圍，乃引兵殺上山來。半山間擗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山。

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不能脫走，只得下馬少歇，且待月明再戰。卻又卸甲而坐。月光方出，忽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矢石如雨。魏兵殺到，皆叫曰：「趙雲早降！」雲卽上馬迎敵。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

人馬皆不能向前。雲仰天歎曰：「吾不服老，死於此地矣！」

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項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苞見了趙雲，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聞老將軍被困，故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薛則攔路，被某殺之。」

雲大喜，卽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爲首大將提假月青龍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興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卻纔陣上逢著魏將董禧，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雲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惇，以定大事。」

張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興曰：「我也幹功去。」遂亦引兵去了。雲回顧左右曰：「他兩個是吾子姪輩，尙且爭先幹功，吾乃國家上將，朝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耶？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於是引兵來捉夏侯惇。當夜三路兵夾攻，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惇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曾經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衆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

興苞二將聞夏侯惇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惇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驅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城圍住。趙雲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相來拜問孔明，說連日攻打不下。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令。

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鄧芝曰：「夏侯惇乃魏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孔明曰：「吾自有計。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諒。」

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卻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

卻說安定太守崔諒，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楙，十分慌懼，即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崔諒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奉都督將令，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為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星夜起兵為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卻開城門接應也。」諒曰：「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濕透，略教一視，急令手下換了匹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

不二日，又有報馬到，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早接應。崔諒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駙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即點起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

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壕邊，城上亂箭射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晝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

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與某鄰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楙，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隊，容某入城說之。」

孔明從其言，即持傳令，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

君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引崔諒到夏侯楙處，備細說知。楙曰：「當用何計？」楊陵曰：「只推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卻就城中殺之。」

崔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楙。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輕動。」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先伏於夏侯楙府下，卻暗約楊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入去，就內先斬之，舉火爲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楙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

時值黃昏，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披挂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隊？」崔諒曰：「安定救軍來到。」諒先射號箭上城，箭上帶著密書曰：「今諸葛亮先遣二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漏計策。待入府中圖之。」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楙，細言其事。楙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可教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門斬之，卻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亮可擒矣。」

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與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馬下。崔諒大驚，急撥馬走，到吊橋邊，張苞大喝曰：「賊子休走，汝等詭計，如何瞞得丞相耶？」手起一鎗，刺崔諒於城下。關興早到城上，舉起火來，四面蜀兵奔入。夏侯楙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楙於馬上，餘皆殺死。

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秋毫無犯。衆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楙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曰：「吾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入城。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楙，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足知其詐。」

復使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之；彼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賺入城內，殺之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下圍之。城內必無準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

衆將拜服。孔明曰：「賺崔諒者，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吾又去賺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吳懿守南安，劉琰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

卻說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議。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曰：「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疎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

馬遵正疑慮間，忽然夏侯駙馬差心腹將裴緒到。緒入府，取公文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言訖，恩恩而去。

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翼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冏，昔日曾爲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之孝，郡人敬之；後爲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

當日姜維謂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楙，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會見。况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賺得太守出城，料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馬遵大悟曰：「非伯約之言，則誤中奸計矣！」維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可擒諸葛亮，解南安之危。」正是：

運籌又遇強中手，鬪智還逢意外人。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朗

卻說姜維獻計於馬遵曰：「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賺我兵出城，乘虛襲我。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爲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爲某所擒矣。」

遵用其計，付精兵與姜維去訖，然後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賞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細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教於要路截殺馬遵。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

卻說趙雲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尙然不知耶？」雲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馬軍，挺槍躍將而言曰：「汝見天水 姜伯約乎？」雲挺鎗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暗忖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

正戰時，兩路軍夾攻來，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趙雲首尾不能相顧，衝開條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趕來，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趙雲歸見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識吾玄機？」有南安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俱全，智勇足備，真當世之英傑也。」趙雲又誇姜維槍法，與他人大不同。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軍前來。

卻說姜維回見馬遵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中，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爲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外埋伏。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分撥已定。

卻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爲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厲三軍，鼓譟直上。若遲延日久，銳氣盡墜，急難破矣。」於是大軍逕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整齊，未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冲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呐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軍馬，一帶火光，勢若長蛇。

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歎曰：「兵不在多，在人之調遣耳。此人真將才也！」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母，現在何處？」答曰：「維母今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冀縣。若姜維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急？」安定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

孔明大喜，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爲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姜維聞之，哀告馬遵曰：「維母現在冀城，恐母有失。維引一軍往救此城，兼保老母。」馬遵從之，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

卻說姜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爲首蜀將，乃是魏延。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

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楙至帳下。孔明曰：「汝懼死乎？」楙慌拜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駙馬在，我願來降。』吾今饒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維否？」楙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自去。

楙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楙問之，答曰：「我等是冀縣百姓，今被姜維獻了城池，歸降諸葛亮，蜀將魏延縱火劫財，我等因此棄家而奔，投上邽去也。」楙又問曰：「今守天水城是誰？」

士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

楸聞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所說皆同。楸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楸，慌忙開門迎接。馬遵驚拜問之。楸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遵歎曰：「不想姜維反投蜀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楸曰：「今維已降，何爲虛也？」

正躊躇間，時已初更，蜀兵又來攻城。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槍勒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夏侯楸與馬遵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爲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楸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欲脫身，卻將我陷了。我今降蜀，加爲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原來夜間假妝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僞。

孔明卻引兵來攻冀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蜀兵大車小輜，搬運糧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逕來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車，尋路而走。姜維奪了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爲首將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延襲了。

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尙有十餘騎，又遇張苞殺了一陣，維止剩得匹馬單槍，來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報馬遵。遵曰：「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姜維回顧蜀兵至近，遂飛奔上邽城來。城上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

姜維不能分說，仰天長歎，兩眼淚流，撥馬望長安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爲首蜀將關興，截住去路。維人困馬乏，不能抵當，勒回馬便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

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不降？」

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以來，遍求賢者，欲傳授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

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維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城可得矣。」

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箭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馬遵。遵大疑，與夏侯楙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爲內應，都督宜早決之。」楙曰：「可殺二人。」

尹賞知此消息，乃謂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以圖進用。」是夜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楙馬遵驚慌，引數百人出西門，棄城投羌中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

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重加賞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孔明曰：「吾放夏侯楙，如放一鴨耳。今得伯約得一鳳也。」

孔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

時魏主曹叡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驕馬已失三郡，逃竄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

叡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爲朕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克；

今陛下何不拜爲大都督，以退蜀兵？
『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老臣雖鴛鴦，願隨將軍一往。」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爲副將。」叡曰：「卿自舉之。」

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亭侯，領雍州刺史。叡從之，遂拜曹真爲大都督，賜節鉞，令郭淮爲副都督，王朗爲軍師。——
朗時年已七十六歲矣。——選撥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爲先鋒，又命盪寇將軍朱讚爲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叡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曹真領大軍來到長安，過渭河之西下寨。真與王朗郭淮共議退敵之策。朗曰：「來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教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

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次日，兩軍相迎，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蜀兵見魏兵甚是雄壯，與夏侯楙大不相同。

三軍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兩個先鋒壓住陣角。探子馬出軍前，大叫曰：「請對陣主將答話！」只見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馬於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門旗影下，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車中，綸巾羽扇，素衣阜纒，飄然而出。

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個塵蓋，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髯老者，乃軍師司徒王朗。孔明暗忖曰：「王朗必下說詞，吾當隨機應之。」遂教推車出陣外，令護軍小校傳曰：「漢丞相與司徒會話。」

王朗縱馬而出。孔明於車上拱手，朗在馬上欠身答禮。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與無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

朗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橫，降至初平建

安之歲，董卓造逆，催汜繼虐，袁術僭號於壽春，袁紹稱雄於鄴上，劉表占據荊州，呂布虎吞徐郡，盜賊蜂起，奸穢鷹揚，社稷有累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

「我太祖武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我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蘊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於管樂，何乃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千員，諒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

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爲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諸軍靜聽。昔桓靈之世，漢統陵替，宦官釀禍，國亂歲凶，四方擾攘，黃巾之後，董卓催汜等接踵而起，遷劫漢帝，殘暴生靈，因廟堂之上，朽木爲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邱墟，蒼生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

「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汝既爲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叫反臣與吾共決勝負！」

王朗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後人有詩讚孔明曰：

兵馬出西秦，雄才敵萬人。輕搖三寸舌，罵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頓軍馬，來日決戰。」言訖回車。於是兩軍皆退。曹真將王朗屍首，用棺木盛貯，送回長安去了。副都督郭淮曰：「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今夜必來劫寨。可分兵四路，兩路兵從山僻

小路，乘虛去劫蜀寨；兩路兵伏於本寨外，左右擊之。曹真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令喚曹遵、朱讚兩個先鋒分付曰：「汝二人各引軍一萬，抄出祁山之後。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汝可進兵去劫蜀寨。如蜀兵不動，便撤兵回，不可輕進。」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謂淮曰：「我兩個各引一枝軍，伏於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爲號。」諸將皆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

卻說孔明歸帳，先喚趙雲、魏延聽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軍去劫魏寨。」魏延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襲劫寨，他豈不隄防？」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後，待我兵過去，卻來襲我寨。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過山腳後路，遠下營寨，待魏兵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爲號，分兵兩路，文長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必遇魏兵，卻放彼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獲全勝。」

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要路；放過魏兵，卻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二人引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四將，伏於寨外，四面迎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自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

卻說魏先鋒曹遵、朱讚、黃昏離寨，迤邐前進。二更左側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遵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機妙算。」遂催兵急進。到蜀寨時，將及三更。曹遵先殺入寨，卻是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急撤兵回。寨中火起。朱讚兵到，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曹遵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急合兵時，忽四面喊聲大震。王平、馬岱、張嶷、張翼殺到。曹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大叫曰：「賊將那裏去！早早受死！」

曹朱二人奪路而走，忽喊聲又起。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曹朱二人大敗，奪路奔回本寨。守寨軍士，只道蜀兵

來劫寨，慌忙放起火號，左邊曹真殺至，右邊郭淮殺至，自相掩殺。背後三路蜀兵殺到，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勝，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敗軍回寨，商議曰：「今魏兵勢孤，蜀兵勢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勝負乃兵家常事，不足爲憂。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正是：

可憐魏將難成事，欲向西方索救兵。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卻說郭淮謂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時連年入貢，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我等今可據住險阻，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救，許以和親，羌人必起兵襲蜀之後。吾卻以大兵擊之，首尾夾攻，豈不大勝？」真從之，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

卻說西羌國王徹里吉，自曹操時年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文乃雅丹丞相，武乃越吉元帥。時魏使齋金珠并書到國，先來見雅丹丞相，送了禮物，具言求救之意。雅丹引見國王，呈上書禮。徹里吉覽了書，與衆商議。雅丹曰：「我與魏國素相往來，今曹都督求救，且許和親，理合依允。」

徹里吉從其言，即命雅丹與越吉元帥起羌兵二十五萬，皆慣使弓弩槍刀，蒺藜飛鏢等器；又有戰車，用鐵葉裹釘，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駱駝駕車，或用騾馬駕車，號爲「鐵車兵」。二人辭了國王，領兵直扣西平關。守關蜀將韓禎，急差人齋文報知孔明。

孔明聞報，問衆將曰：「誰敢去退羌兵？」張苞關興應曰：「某等願往。」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途不熟。」

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人之性，久居彼處，可作鄉導。」便起精兵五萬，與興苞二人同往。興苞等領兵而去，行有數日，早遇羌兵。關興先領百餘騎，登山坡看時，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徧排兵器，就似城池一般。

興睹之良久，無破敵之策，回寨與張苞馬岱商議。岱曰：「且待來日見陣，觀看虛實，另作計議。」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張苞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羌兵陣裏，越吉元帥手挽鐵鎗，腰懸寶雕弓，躍馬奮勇而出。關興招三路兵徑進，忽見羌兵分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湧一般，弓弩一齊俱發，蜀兵大敗。馬岱張苞兩軍先退，關興一軍，被羌兵一裹，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

興在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脫。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我不能相顧。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阜旗，盪擁而來，一員羌將，手提鐵鎗大叫曰：「小將休走！吾乃越吉元帥也！」關興急走到前面，儘力縱馬加鞭。正遇斷澗，只得回馬來戰。越吉終是胆寒，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被越吉趕到，一鐵錘打來，興急閃過，正中馬跨。那馬望澗中便倒，興落於水中。

忽聽得一聲響處，背後越吉連人帶馬，平白地倒下水來。興就水中掙起看時，只見岸上一員大將，殺退羌兵，與提刀待砍越吉，吉躍水而走。關興得了越吉馬，牽到岸上，整頓鞍轡，綽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羌兵。興自思此人救我性命，當與相見，遂拍馬趕來。看看至近，只見雲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臥蚕，綠袍金鎧，提青龍刀，騎赤兔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

興大驚，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吾兒可速望此路去。吾當護汝歸寨。」言訖不見。關興望東南急走。至半夜，忽一彪軍到，乃張苞也。問興曰：「你會見二伯父否？」興曰：「你何由知之？」苞曰：「我被鐵車軍追急，忽見伯父自空而下，驚退羌兵，指曰：『汝從這條路去救我兒。』因此引軍逕來尋你。」關興亦說前事，共相嗟異。

二人同歸寨內。馬岱接着，對二人說：「此軍無計可退。我守住寨柵，你二人去稟丞相，用計破之。」

於是興苞二人，星夜來見孔明，備說此事。孔明隨命趙雲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然後點三萬軍，帶了姜維張翼關興張苞，親自來到馬岱寨中歇定。次日上高阜處觀看，見鐵車連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驅。孔明曰：「此不難破也。」喚馬岱張翼分付如此如此。

二人去了。乃喚姜維曰：「伯約知破車之法否？」維曰：「羌人惟恃一勇力，豈知妙計乎？」孔明笑曰：「汝知吾心也。今彤雲密布，朔風緊急，天將降雪，吾計可施矣。」便令關興張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訖，令姜維領兵出戰。但有鐵車兵來，退後便走。寨口虛立旌旗，不設軍馬，準備已定。

是時十二月終，果然天降大雪。姜維引軍出，越吉引鐵車兵來。姜維即退走。羌兵趕到寨前，姜維從寨後而去。羌兵直到寨外觀看，聽得寨內鼓琴之聲，四壁皆空，豎旌旗，急回報。越吉心疑，未敢輕進。雅丹丞相曰：「此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耳，可以攻之。」

越吉引兵至寨前，但見孔明攜琴上車，引數騎入寨，望後而走。羌兵搶入寨柵，直趕過山口，見小車隱隱轉入林中去了。雅丹謂越吉曰：「這等兵雖有埋伏，不足爲懼。」遂引大兵追趕。又見姜維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越吉大怒，催兵急追。山路被雪覆蓋，一望平坦。

正走之間，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雅丹曰：「縱有些小伏兵，何足懼哉！」只顧催趕兵馬，往前進發。忽然一聲響，如山崩地陷，羌兵俱落於坑塹之中。背後鐵車正行得緊溜，急難收止，併擁而來，自相踐踏。後兵急要回時，右邊張苞，左邊關興，兩軍衝出，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岱張翼三路兵又殺到。鐵車兵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間而逃，正逢關興交馬只一合，被興舉刀大喝一聲，砍死於馬下。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解投大寨來。羌兵四散逃竄。

孔明升帳，馬岱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其縛，賜酒壓驚，用好言撫慰。雅丹深感其德。孔明曰：「吾主乃大漢皇帝，今命吾討賊，爾如何反助逆？吾今放你回去，說與汝主，吾國與爾乃鄰邦，永結盟好，勿聽反賊之言。」遂將所獲羌兵及車馬器械盡給還雅丹，俱放回國。衆皆拜謝而去。孔明引三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命關興、張苞引軍先行，一面差人齎表奏報捷音。

卻說曹真連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軍來報說：「蜀兵拔寨收拾起程。」郭淮大喜曰：「此因羌兵攻擊，故爾退去。」遂分兩路追趕。前面蜀兵亂走，魏兵隨後追趕。

先鋒曹遵正趕之間，忽然鼓聲大震，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魏延也，大叫：「反賊休走！」曹遵大驚，拍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斬於馬下。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趕，忽然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趙雲也。朱讚措手不及，被雲一槍刺死。

曹真、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震，角鼓齊鳴，關興、張苞兩路兵殺出，圍了曹真、郭淮，痛殺一陣。曹郭二人引敗兵衝路走脫。蜀兵全勝，直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個先鋒，哀傷不已，只得寫本申朝，乞撥援兵。

卻說魏主曹叅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個先鋒，羌兵又折了無數，其勢甚急。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叅大驚，急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爲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

叅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與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叅問何人。繇曰：「驃騎大將軍司

馬懿也。』劄歎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閒住。』

劄即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爲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劄御駕親征，令司馬懿討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

卻說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聚議事，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間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已也。彼時曹丕愛其才，時以駿馬金珠賜之，會同蓋出入，封爲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自丕死後，曹劄卽位，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吾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教早晚代稟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曾有此意。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大定矣。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

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劄，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爲平西郡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大驚，參軍馬謖曰：『量曹劄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劄耶？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遇司馬懿，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隄防？』孔明從之，卽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卻說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視之。書略曰：『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慎之戒之。近聞曹劄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隄備，勿視爲等閒也。』

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書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

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略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謂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約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奏魏主，往復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卽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叅既委任司馬懿，逢寇卽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則必敗。」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

卻說司馬懿在宛城閒住，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乃仰天長歎。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歎，乃問曰：「父親何爲長歎？」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歎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

言未已，忽報天使持節至。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路軍馬。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有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並達外甥鄧賢，隨狀出首。

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胆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旦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破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寒心，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

卽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兩日之路，如運立斬。一面令參軍梁巖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使其不疑。梁巖先行，懿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

安，親拒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晃曰：「某願爲先鋒。」

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爲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兩日，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

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吾機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孟達今無能爲矣。」遂星夜催軍前行。

卻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尅日舉事。耽、儀二人佯許之，每日訓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爲內應。卻對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不疑。

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起諸路軍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此時約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卽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馬，逕取洛陽。忽報城外塵土冲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著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弔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壕邊，高叫曰：「孟達反賊，早早受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達仰天長歎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於是閉門堅守。

卻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衆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晚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逼視，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只是救軍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耽、儀大叫曰：「反賊休走，早早受死！」達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也！」達奪路而

走，申耽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槍刺於馬下，梟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畢，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叡大喜，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衆，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

卻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來見魏主。叡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若待奏明，則中諸葛亮之計也。」

言罷，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叡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過於孫吳矣！」賜金鉞斧一對，後遇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爲先鋒。」叡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叡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爲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正是：既有謀臣能用智，又求猛將助施威。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卻說魏主曹叡令張郃爲先鋒，與司馬懿一同征進；一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

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恐有失，不肯弄險。今必出軍斜谷，來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矣。吾已發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令孫禮、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

奇兵擊之。」

郃曰：「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吾與汝逕取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若不歸時，吾卻將諸處小路，盡皆壘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亮必被吾擒矣。」

張郃大悟，拜伏於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將軍爲先鋒，不可輕進。當傳與諸將，循山西路，遠遠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怠忽，必中諸葛亮之計。」張郃受計引軍而行。

卻說孔明在祁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爲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我師也。」

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

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尙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謖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立軍令狀。」

孔明從之，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卽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此重任相託。汝可小心謹慎。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切不能偷

過。安營既畢，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我看。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

二人拜辭引兵而去。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紮寨。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劄，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

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劄。

延曰：「某爲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爲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

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纔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分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往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谷箕，以爲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軍，由斜谷逕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

卻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即令軍士伐木爲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

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凭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謖曰：「

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以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尚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平曰：「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爲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應。」

馬謖不從。忽然中山居民，成羣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

却說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禦，即當按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街亭有兵守把。」懿歎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男料街亭易取。」

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山。」傳令與諸將：「倘兵來，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即四面皆下。」

卻說司馬懿引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

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

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見兵之，盡皆喪膽，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魏大怒，自殺二將，衆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卻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

卻說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驢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

司馬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趕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乃魏延也。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奪街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卻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

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申儀從營中殺出。王平、魏延、逕奔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

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進，逕到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不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

正沒理會，却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礮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盡力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翔二人，逕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

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兵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逕襲列柳城。正遇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

卻說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卻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引兵逕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礮響，旗旛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司馬懿」。懿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欄杆，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

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功，故來取此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隨重可盡得也。」

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盡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

卻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卻要路，占山爲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道路，不須二日，軍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

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分付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歎曰：「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

擊，只鼓噪吶喊，爲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又遣心腹人到翼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

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衆官聽得這個消息，盡皆失色。

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冲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孔明傳令，教將旌旗盡皆藏匿；諸將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

卻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灑掃，旁若無人。

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會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

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衆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

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與苞二人在彼等候。」
衆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爲司馬懿所擒乎？」後人有詩讚曰：

瑤琴三尺勝雄師，諸葛西城退敵時。十五萬人回馬處，士人指點到今疑。

言訖，拍掌大笑曰：「吾若爲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來。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

卻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來。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與苞二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

此時曹真聽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一聲礮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爲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鼠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

卻說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回軍，雲謂芝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卻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

卻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顥分付曰：「蜀將趙雲英雄無敵，汝可小心隄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顥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蘇顥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擡出，爲首大將，挺槍躍馬，大喝

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顯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措手不及，被雲一槍刺死於馬下。餘軍潰散。雲迤邐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槍，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得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急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

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盔纓，驚跌於澗中。雲以槍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爲己功。

卻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魏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山吶喊，鼓譟驚退，又無別軍，並不敢廝殺。」

懿悔之無及，仰天歎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逕還長安，朝見魏主。叡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勦滅。臣乞大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叡大喜，令懿即便興兵。忽班部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計，足可定蜀降吳。」正是：

蜀中將相方歸國，魏地君臣又遍謀。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髮賺曹休

卻說獻計者，乃尙書孫資也。曹叡問曰：「卿有何妙計？」資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時，危而後濟，常對

羣臣曰：「南鄭之地，眞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今若盡起天下之兵伐蜀，則東吳又將入寇。不如以現在之兵，分命大將據守險要，養精蓄銳。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圖之，豈非勝算？乞陛下裁之。」

叡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孫尚書所言極當。」叡從之，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郃守長安，大賞三軍，駕回洛陽。

卻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軍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會折一人一騎，輜重軍器亦無遺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

鄧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功，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孔明曰：「眞將軍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歎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欽敬。

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某引兵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即殺入重圍，救出二

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卻陽平關，因此急來回守。非某之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

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吾累次叮嚀告戒，爾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正軍律，何以服衆？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祿米，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爲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囑。」

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

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爲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重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大小將士無不流涕。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枉談兵。轅門斬首嚴軍法，拭淚猶思先帝明。

卻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用線繞在屍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護家小加意撫恤，按月給與祿米。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後主拆視之曰：

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

咎皆在臣。臣明不知人，慮事多闕。春秋責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慚愧，俯伏待命！

後主覽畢曰：「勝負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費禕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爲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敗績，自行貶降，正其宜也。」後主從之，乃詔貶孔明爲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禕肅詔到漢中。

孔明受詔貶降，諒恐孔明羞赦，乃賀曰：「漢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縣，深以爲喜。」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復失，與不得同。公以此賀我，實足使我愧赧耳。」禕又曰：「近聞丞相得姜維，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敗師還，不曾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於魏何損？」禕又曰：「丞相現統雄師數十萬，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於賊兵，而不能破賊，反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將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如其不然，雖兵多何用？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勸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

費禕諸將皆服其論。費禕自回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預備戰筏，以爲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

魏主曹叡聞知，卽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蜀兵必不出。若我軍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急切難下。」叡曰：「倘蜀兵再來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之計。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築城守禦，萬無一失。此人身長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略。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叡大喜，問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現爲雄霸將軍，鎮守河西。」

叡從之，加郝昭爲鎮西將軍，命把守陳倉道口。遣使持詔去訖。忽報揚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說東吳都陽太守周魴，願以郡來降，密遣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取之。叡就御牀上展開，與司馬懿同觀。懿曰：

「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臣願引一軍往助曹休。」忽班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一，未可深信。周魴智謀之士，必不肯降。此特誘兵之詭計也。」

衆視之，乃建威將軍賈逵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魏主曰：「仲達可與賈逵同助曹休。」二人領命去訖。於是曹休引軍逕取皖城。賈逵引前將軍滿寵、東皖太守胡質，逕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逕取江陵。

卻說吳主孫權，在武昌東關，會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周魴密表，奏稱魏揚州都督曹休，有入寇之意。今魴詐施詭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今魏兵分三路而來，諸卿有何高見？」顧雍進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

權大喜，乃召陸遜，封爲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攝行王事，授以白旄黃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鞭。遜領命謝恩畢，乃保二人爲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權問何人，遜曰：「奮威將軍朱桓，綏南將軍全琮，二人可爲輔佐。」

權從之，卽命朱桓爲左都督，全琮爲右都督。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荊湖之衆七十餘萬，令朱桓在左，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兵。朱桓獻策曰：「曹休以親見任，非智勇之將也。今聽周魴誘言，深入重地，元帥以兵擊之，曹休必敗，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石，右乃桂車。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最爲險峻。某願與全子璜各引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壽春，以窺許洛，此萬世一時也。」遜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於是朱桓懷不平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馬懿。諸路俱各調撥停當。

卻說曹休兵臨皖城，周魴來迎，逕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爲有理，奏聞天子，故起

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所言不實。吾料足下必不欺我。」周魴大哭，急掣從人所佩劍欲自刎。休急止之。魴仗劍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能吐出心肝。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反間之計也。若聽其言，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曹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耳，足下何故如此？」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吾以忠心待公，公以吾爲戲。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此心。」

曹休乃深信之，設宴相待。席罷，周魴辭去。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入，問曰：「汝此來何爲？」逵曰：「某料東吳之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不可輕進，待某兩下來攻，賊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耶？」逵曰：「又聞周魴截髮爲誓，此乃詐也。昔要離斷臂，刺殺慶忌，未可深信。」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出此言以慢軍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衆將告曰：「未及進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且乞暫免。」

休從之，將賈逵兵留在寨中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時周魴聽知賈逵削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賈逵之言，則東吳敗矣。今天使我成功也。」卽遣人密到皖城，報知陸遜。遜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關處，布成陣勢，以待魏軍。」遂令徐盛爲先鋒，引兵前進。

卻說曹休命周魴引兵前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魴曰：「前面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次日，哨馬報道：「前面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魴言無兵，爲何有準備？」急尋魴問之。人報周魴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休大悔曰：「吾中賊之計矣。雖然如此，亦不足懼。」

遂令大將張普爲先鋒，引兵數千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張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盛出馬相迎。戰無數合，普抵敵不住，勒馬收兵，回見曹休，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喬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戰，卻伴輸詐敗，誘到北山。」

之前，放礮爲號，三面夾攻，必獲大勝。」二將受計，各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

卻說陸遜喚朱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爲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

當日黃昏，二將受計引兵而進。二更時分，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著帳普伏兵。普不知是吳兵，逕來關時，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全琮引一軍抄到魏寨後，正撞在薛喬陣裏，就那裏大殺一陣。薛喬敗走，魏兵大損，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琮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

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逃命者盡棄衣甲。曹休大驚，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爲首大將乃賈逵也。休驚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逵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吾等皆危矣！」

於是曹休驟馬而行，賈逵斷後。逵於林木盛茂處，及險峻小徑，多設旌旗以爲疑兵。及至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

卻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驢騾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周魴並諸將班師還吳。吳主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諸將盡皆陞賞。權見周魴無髮，慰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也。」即封周魴爲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

陸遜奏曰：「今曹休大敗，魏兵喪胆，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去。正是：

只因東國能施計，致令西川又動兵。

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卻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之甚，氣憂成病，到洛陽，疽發背而死。魏主曹叅勅令厚葬。司馬懿引兵還，衆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卽元帥之干係，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衆皆以爲懼怯，哂笑而退。

卻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請兵伐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和會之好。後主大喜，令人持書至漢中，報知孔明。時孔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要出師。聽知此信，卽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衆皆大驚。孔明就占一課曰：「此風主損一大將。」諸將未信。

正飲酒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衆將無不揮淚。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報喪。後主聞雲死，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卽下詔追贈大將軍，諡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後人有詩曰：

常山有虎將，智勇匹關張。漢水功勳在，當陽姓字彰。兩番扶幼主，一念答先皇。清史書忠烈，應流百世芳。

卻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祭葬甚厚，封趙統爲虎賁中郎，趙廣爲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卽日將出師伐魏。」後主問在朝諸臣，諸臣多言未可輕動。後主疑慮未決，忽奏丞相令楊儀齎「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就御案上拆視，其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權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桓，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竊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養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報？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雖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後主覽表甚喜，即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

早有細作報入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一軍往擒諸葛亮。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驄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個流星鎗，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爲先鋒。」

勸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鬚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爲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爲大都督，真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路守把隘口。

卻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回報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把，深溝高壘，遍排鹿角，十分謹嚴，不如棄了此城，從太白嶺烏道出祁山甚便。」孔明曰：「陳倉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進兵。」命魏延引兵到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魏延復來告孔明，說城難打。孔明大怒，欲斬魏延。忽帳下一人告曰：「某雖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效。願去陳倉城中，說郝昭來降，不用張弓隻箭。」

衆視之，乃部曲鄧祥也。孔明曰：「汝用何言以說之？」祥曰：「郝昭與某，同是隴西人氏，自幼交契。某今到彼，以利害說之，必來降矣。」孔明卽令前去。鄧祥驟馬，逕到城下，叫曰：「郝伯道，故人鄧祥來見。」城上人報知郝昭。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參贊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令某來見公，有言相告。」昭勃然變色曰：「諸葛亮乃我國仇敵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爲昆仲，今時爲仇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

鄧祥又欲開言，郝昭已出敵樓上了。魏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昭倚定護心木欄杆。祥勒馬以鞭指之曰：「伯道賢弟，何太情薄耶！」昭曰：「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說詞。早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也！」祥回告孔明曰：「郝昭未等某開言，便先阻卻。」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害說之。」

祥又到城下，請郝昭相見。昭出到敵樓上。祥勒馬高叫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據守一孤城，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後悔無及。且不順大漢，而事奸魏，抑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濁乎！願伯道思之！」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鄧祥而喝曰：「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

鄧祥回見孔明，具言郝昭如此光景。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隨叫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人馬？」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笑曰：「量此小城，安能禦我！休等他救兵到，火速攻之！」

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一乘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軍士各把短梯軟索，聽軍中擂鼓，一齊上城。郝昭在敵樓上，望見蜀兵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佈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

孔明只道城中無備，故大造雲梯，令三軍鼓噪喊而進，不期城上火箭齊發，雲梯盡焚，梯上軍士多被燒死。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卻用『衝車』之法！」

於是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又四面鼓噪喊而進。郝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葛索穿定飛打，衝車皆被打折。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壕，教廖化引三千鐵鑊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於城中掘重濠橫截之。如此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破。

孔明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

「某願往。」孔明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出。」又問：「誰敢迎之？」裨將謝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軍去了。孔明又問曰：「誰敢再去？」裨將龔起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衝出，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

卻說謝雄引兵前行，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劈死。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龔起接着，交馬只三合，亦被雙所斬。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出迎，兩陣對圓，張嶷出馬，王平、廖化壓住陣角。王雙縱馬來與張嶷交馬，數合不分勝負。雙詐敗便走，嶷隨後趕去。王平見張嶷中計，忙叫曰：「休趕！」

嶷急回馬時，王雙流星鎗早到，正中其背。嶷伏鞍而走，雙回馬趕來。王平、廖化截住，救得張嶷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陣，蜀兵折傷甚多。嶷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無敵，如今將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四面立起排柵，築起重城，深挑濠塹，守禦甚嚴。」

孔明見折二將，張嶷又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郝昭守禦甚密；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卻統大軍去襲祁山，某卻在此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

孔明從其言，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一軍守陳倉口。馬岱爲先鋒，關興、張苞爲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

卻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口分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得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各自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曹真令押入，跪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好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真曰：「書安在？」其人於貼肉

衣內取出呈上。真拆視之曰：

罪將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麾下。維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嶺崖之中，想念舊國，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如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以舉火爲號，先燒蜀人糧草，卻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報國，實欲自贖前罪，倘蒙照察，速須來命。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或者是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詐。」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

真大喜，遂令費耀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下，有蜀兵來也。」耀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至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方欲屯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

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耀縱馬而出，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卻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分付畢，躍馬出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來？」孔明曰：「汝喚曹真來答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見耶？」

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疑，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費耀只道號火，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耀提力在前，只顧喊處追趕。將次近火，山路又鼓角喧天，喊聲震地。

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來。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馬困乏。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知其數。

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軍，乃是姜維。耀大罵曰：「反賊無信，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耀驟馬奪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谷中火光冲天，背後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餘衆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某恨不得殺曹真也！」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矣！」

卻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勢甚危急。叡大驚，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可以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用魏軍揚武耀威，蜀兵自然走矣。」正是：

已見子丹無勝術，全憑仲達有良謀。
不知其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

卻說司馬懿奏曰：「臣嘗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矣。彼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今幸有郝昭王雙守把，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小道，搬運艱難。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利在急戰。我軍只宜久守。陛下可降詔，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叡欣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孫權不久必將僭號稱尊，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先入寇也。臣故欲以兵待之。」

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曰：「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叡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送韓暨於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爲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暨辭去。

卻說曹真正升帳議事，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真出寨接入，受詔已畢，退與郭淮、孫禮計議。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真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久後能禦蜀兵者，必仲達也。」真曰：「倘蜀兵不退，又將如何？」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彼自不敢運糧。待其糧盡兵退，乘勢追擊，可獲全勝。」

孫禮曰：「某去祁山虛裝做運糧兵，車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磺、礮灌之，卻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若蜀兵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燒車，外以伏兵應之，可勝矣。」真喜曰：「此計大妙！」即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上巡哨，郭淮引兵提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真又令張遼子張虎爲先鋒，樂進子樂綝爲副先鋒，同守頭營，不許出戰。

卻說孔明出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挑戰，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今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算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之奈何？」

正躊躇間，忽報隴西魏軍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運糧官乃孫禮也。孔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主出獵於大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爲上將軍。乃曹真心腹人也。」

孔明笑曰：「此是魏將料吾乏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者，必是茅草引火之物。吾平生專用火攻，彼乃欲以此

計誘我耶？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車，必來劫我寨矣。可將計就計，請行。」遂喚馬岱分付曰：「汝引三千軍徑到魏兵屯糧之所，不可入營，但於上風頭放火。若燒著車仗，魏兵必來圍吾寨。」又差馬忠、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內外夾攻。

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來劫吾營。汝二人卻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其歸路。」

孔明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高而坐。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樂綝，「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來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二將受計，令人登樓專看火號。卻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到，是夜二更，馬岱引三千兵來，人皆銜枚，馬盡勒口。逕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攢遠成營，車仗虛插旌旗。正值西南風起，偈令軍士逕去營南放火，車仗盡著，火光冲天。

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背後鼓角喧天，兩路兵殺來，乃是馬忠、張嶷把魏軍圍在垓心。孫禮大驚，又聽得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乃是馬岱。內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煙冒火而走。

卻說張虎在營中，望見火光，大開寨門，與樂綝盡引人馬，縱奔蜀寨來，寨中卻不見一人，急收軍回時，吳班、吳懿兩路兵殺出，斷其歸路。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本寨，只見土城之上，箭如飛蝗。原來卻被關興、張苞襲了營寨。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方欲入寨，只見一彪收軍飛奔而來，乃是孫禮。遂同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

真聽知，謹守大寨，更不出戰。蜀兵得勝，回見孔明。孔明令人書授計與魏延，一面教拔寨齊起。楊儀曰：「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孔明曰：「吾兵無糧，利盡急戰。今彼堅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

兵散，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來追，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營。

卻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郃下馬入帳，謂真曰：「某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分付云：『吾軍勝，蜀兵必不去；若吾軍敗，蜀兵必即去矣。』今吾軍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於是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營，只插著數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曹真懊悔無及。

且說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雙，雙大驅軍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趕上，見魏延旌號在前，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敵人奸計。」

雙急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後人有詩讚曰：

孔明妙算勝孫龐，耿若長星照一方。進退行兵神莫測，陳倉道口斬王雙。

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卻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斬之。魏延斬了王雙，領兵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

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申報，言王雙被斬。曹真聞知，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疾，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

卻說吳主孫權設朝，有細作人報說：『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於是羣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權猶疑未決。張昭奏曰：『近聞武昌東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屢現。主公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臺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改黃武八年爲黃龍元年。諡父孫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孫策爲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爲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爲太子右弼。

恪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值東吳宴會，恪隨父在座。權見諸葛瑾面長，乃令人牽一驢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

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盞。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汝能強子布飲乎？』恪領命，乃謂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言老。今臨陣之日，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前，何爲不養老也？』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張昭佐吳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爲太子右弼。又以顧雍爲丞相，陸遜爲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

權復還建業，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也。』

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遂與羣臣商議。衆議皆謂孫權僭越，宜絕其盟好。蔣琬曰：『可令人問於丞相。』後主即遣使到漢中問孔明。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魏必令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

後主依言，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

打發回蜀權。召陸遜入，告以西蜀約會與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既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卻虛作起兵之勢，遙與西蜀爲應，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卽時下令，教荆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

卻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尙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須辭我，卽便起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各受密計而去。

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引著三千兵，急來替郝昭。

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

卻說魏延、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得一聲礮響，四面旗幟齊豎。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

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穩衆人之心也。吾卻令關興、張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吾卽藏於軍中。是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喊相助，令魏兵驚疑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

魏延、姜維拜伏。孔明憐郝昭之忠，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孔明謂魏延、姜維曰：「汝二人且莫卸甲，

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卽難攻矣。」

魏延、姜維受命，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纔要卸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測度。」急急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魏延隨後追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

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

安下營寨，孔明聚衆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兵去了。

再說張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郿矣。」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

卻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已失，郝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旦夕，必入寇矣。」

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卽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嘗思報讎亭之讎，非不欲吞吳也。只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東

吳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與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叡曰：「卿真高見。」遂封懿爲大都督，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人取曹真總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

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與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爲大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危矣！眞當抱病見帝以保之。」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辭了魏主，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正是：

舊帥印爲新帥取，兩路兵惟一路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蜀漢建興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

卻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爲先鋒，戴凌爲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懿曰：「吾已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卻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

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郭淮於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人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

正言間，忽哨馬來報：「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

郭淮從之。方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礮響，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休走。」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卻教汝等襲吾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吾決戰耶？」

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殺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後殺來。興苞二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郭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望見，驟馬趕來，不期連人帶馬，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

卻說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郿二城，切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

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凌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卻引軍在前佈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人馬，攻殺進去。兩軍併力，可奪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

一處，卻從蜀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郃曰：「此必有準備，可急取路而回。」

纔傳令退軍，只見滿山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圍住。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張郃，可聽吾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營中，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卻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無名小將，吾不殺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

言訖，縱馬挺槍，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槍，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困戴凌在壕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凌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爲蜀中之害，吾當除之。」遂收軍還營。

卻說司馬懿引兵佈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攻之。忽見張郃戴凌狼狽而來，告曰：「孔明先如此隄防，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且退。」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

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挑戰，魏兵不出一連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孔明接入營中，焚香禮畢，開詔讀曰：

街亭之役，各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復興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孔明聽詔畢，謂費禕曰：「吾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勿受職，拂了天子之意，

又冷淡了將士之心，宜且權受。」孔明方纔拜受，禱辭去。

孔明見司馬懿不出，思得一計，傳令教各處拔寨而起。當有細作報知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謀，不可輕動。」張郃曰：「此必因糧盡而回，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又麥熟，糧草充足，雖然轉運艱難，亦可支持半載。安肯便走？彼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計引誘，可令人遠遠哨之。」

軍士探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住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見蜀將來戰。懿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已起營去了。」懿未信，乃更換衣服，雜在軍中，親自來看，竟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回營謂張郃曰：「此乃孔明之計也，不可追趕。」

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郃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漢中，都督何故懷疑，不早追之？」郃願往決一戰。懿曰：「孔明詭計極多，倘有差失，喪吾軍之銳氣，不可輕進。」郃曰：「某去若敗，甘當軍令。」懿曰：「既汝要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行，須要奮力死戰，吾隨後接應，以防伏兵。汝次日先進，到半途駐劄，後日交戰，使兵力不乏。」

遂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凌引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奮勇先進，到半路下寨。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原來孔明密令人哨探，見魏兵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喚衆將商議曰：「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須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此任。」

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王平出曰：「某願當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願當軍令。」孔明歎曰：「王平肯捨身親冒矢石，真忠臣也。雖然如此，奈魏兵分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縱然智勇，只可當一頭，豈可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同去爲妙。怎奈軍中再無捨死當先之人。」

言未畢，一將出曰：「某願往。」孔明視之，乃張翼也。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

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於帳下。』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趕上，任他過盡，汝等各引伏兵從後掩殺。若司馬懿隨後趕來，當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相助。』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個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開錦囊看視，自有解危之策。』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又令吳班吳懿馬忠張嶷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

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只看山上紅旗颯動，卻引兵殺出。』興受計引兵而去。

卻說張郃戴凌領兵前來，驟如風雨。馬忠張嶷吳懿吳班四將接著，出馬交鋒。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戰且走。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時值六月天氣，十分炎熱，人馬汗如潑水。走到五十里外，魏兵皆氣喘。孔明在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馬忠等四將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凌死戰不退，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出，乃王平張翼也。各奮勇追殺，截其後路。郃大叫衆將曰：『汝等到此，不決一死戰，更待何時！』

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司馬懿自領精兵殺到。懿指揮衆將，把王平張翼困在垓心，翼大呼曰：『丞相真神人也！計已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即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凌，翼引一軍力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

姜維廖化在山上探望，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低當不住。維謂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內書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各分兵兩枝，竟襲司馬懿之營，懿必急退，汝可乘』

亂攻之營雖不得，可獲全勝。」二人大喜，即分兵兩路，逕襲司馬懿營中而去。

原來司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懿正催戰間，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懿大驚失色，乃謂衆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追來，卻誤了大事！」即提兵急回。軍心惶惶，亂走。張翼隨後掩殺，魏兵大敗。張郃戴凌見勢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

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時，蜀兵已自回去。懿收聚敗軍，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決正軍法！」衆將羞慚而退。這一陣，魏軍死者極多，遺棄馬匹器械無數。

卻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又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來，說張苞身死。孔明聞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臥牀不起。諸將無不感激。後人有詩歎曰：

悍勇張苞欲建功，可憐天不助英雄。武侯淚向西風灑，爲念無人佐鞠躬。

旬日之後，孔明喚董厥樊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覺昏沈，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歎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分兵把守各處隘口。懿自班師回。

卻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

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界，屢犯中原，若不勦除，後必爲患。今時值秋涼，人馬安閒，正當征伐。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入漢中，殲滅奸黨，以清邊境。」

魏主大喜，問侍中劉曄曰：「子丹勸朕伐蜀，如何？」曄奏曰：「大將軍之言是也。今若不勦除，後必爲大患。陛

下便可行之。」叡點頭。曄出內回家，有衆大臣相探，問曰：「聞天子與公計議與兵伐蜀，此事如何？」曄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可易圖。空費軍馬之勞，於國無益。」

衆官皆默然而出。楊暨入內奏曰：「昨日劉曄聞陛下伐蜀，今日與衆臣議，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問之？」叡即召劉曄入內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曄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叡大笑。少時，楊暨出內。曄奏曰：「臣昨日勸陛下伐蜀，乃國之大事，豈可妄泄於人？夫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祕之。」叡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

旬日內，司馬懿入朝，魏主將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吾料東吳未敢動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叡即拜曹真爲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爲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劉曄爲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劍關，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

漢中人報入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欲取中原，聽得這個消息，遂喚張繡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故道，以當魏兵；吾卻提大兵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人報魏軍四十萬，詐稱八十萬，聲勢甚大，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何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耳。」

繡與平面面相覷，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請殺，只不敢去。」孔明笑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見。吾昨夜仰觀天文，見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用多軍，決不受害。吾將大軍營在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時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勞，吾十萬之衆，可勝魏兵四十萬也。」

二人聽畢，方大喜拜辭而去。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細糧，俱勾一月人馬支

用以防秋雨；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俟候出征。

卻說曹真、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燬。曹真便要從陳倉道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我夜觀天文，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或勝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則難。且宜在城中搭起窩鋪住紮，以防陰雨。」

真從其言，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溼，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糧草，死者無數。軍士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設壇求晴不得。黃門侍郎王肅上疏曰：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險阻，鑿路而行，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逼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

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方半谷，治道功大，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願陛下念水雨艱劇之故，休息士卒，後日有變，乘時用之，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

魏主覽表，正在猶豫，楊阜、華歆亦上疏諫。魏主卽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還朝。

卻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使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徐而退。

卻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天氣未晴，自提一軍屯於城固，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劄。孔明升帳喚衆將言曰：「吾料魏兵必走，魏主必下詔來取曹真、司馬懿兵回，吾若追之，必有準備，不如任他且去，再作良圖。」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分付來人，傳與王平，不可追襲，吾自有破魏兵之策。正是：

魏兵縱使能埋伏漢相原來不肯追。

未知孔明怎生破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鬪陣辱仲達

卻說衆將聞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帳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紮，因此回去。正好乘勢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軍退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不如縱他遠去，吾卻分兵逕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隄防也。」

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

衆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翼、馬忠出斜谷，俱會於祁山。調撥已定，孔明自提大軍，令關興、廖化爲先鋒，隨後進發。

卻說曹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旬日，後面埋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我等退軍耶？」懿曰：「蜀兵隨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趕，料吾有伏兵也，故縱吾兵遠去，待我兵過盡，他卻奪祁山矣。」

曹真不信。懿曰：「子丹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卽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

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路安營。懿更換衣裝，雜在衆軍之內，遍觀各營。忽

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頓住，強要賭賽，卻不苦了官車！」懿聞言歸寨升帳，聚衆將皆到帳下，挨出那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其人不招。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證，那將不能抵賴。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首帳下。衆將悚然。懿曰：『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聽吾中軍噦響，四面皆進。』衆將受命而退。

卻說魏延、張嶷、陳式、杜瓊四將，引一萬兵，取箕谷而進。正行之間，忽報參謀鄧芝到來，四將問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隄防魏兵埋伏，不可輕進。」陳式曰：「丞相用兵，何多疑耶？吾料魏兵連遭大雨，衣甲皆毀，必然急歸，安得又有埋伏？今吾兵倍道而進，可獲大勝，如何又教休進？」芝曰：「丞相計無不中，謀無不成，汝安敢違令？」式笑曰：「丞相若果多謀，不致街亭之失。」

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聽其計，亦笑曰：「丞相若聽吾言，逕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令進兵，今又教休進，何其號令不明！」式曰：「吾自有五千兵，逕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當，式只不聽，逕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鄧芝只得飛報孔明。

卻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忽聽一聲噦響，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退時，魏兵塞滿谷口，圍得鐵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脫。忽聞噦聲大震，一彪軍殺入，乃是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背後魏兵趕來，卻得杜瓊、張嶷引兵接應，魏兵方退。陳式二人方信孔明先見如神，懊悔不及。

且說鄧芝回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憐其勇而用之，久後必生患害。」

正言間，忽流星馬報到，說陳式折了四千餘人，止有四五百帶傷人馬，屯在谷中。孔明令鄧芝再來箕谷撫慰。

陳式防其生變。一面喚馬岱王平分付曰：「斜谷若有魏兵把守，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舉火爲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亦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逕出祁山之右，舉火爲號，與馬岱王平會合，共劫曹真營寨。吾自從谷中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

四人領命，分頭引兵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廖化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引兵而去。孔明自領精兵倍道而行。正行間，又喚吳班吳懿授與密計，亦引兵先行。

卻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羞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秦良領命，引兵剛到谷口，哨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趕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哨馬報說：「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隄防。

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前面吳班吳懿引兵殺出，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馬投降者免死！」魏軍大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卻將魏軍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著，逕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

真大喜，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司馬都督致意將軍，教休將賭賽爲念，務要用心隄防。」真曰：「吾這裏并無一個蜀兵。」遂打發來人回去。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真自出帳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指麾蜀軍，就營前殺將進來。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衆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

曹真正奔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真胆戰心驚，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戰一場，蜀兵方退。真得脫，羞慚無地。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子丹說并無一個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接應。今果中計。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真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兵屯渭濱，懿恐軍心有亂，不敢教真退兵。卻說孔明大驅士馬，復出祁山。勞軍已畢，魏延陳式杜瓊張嶷入帳拜伏請罪。孔明曰：「是誰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來。」孔明曰：「他倒救你，你反攀他，將令已違，不必巧說。」卽令武士推出陳式斬之。須臾，懸首於帳前，以示諸將。此時孔明不斬魏延，欲留之以爲後用也。

孔明既斬了陳式，正議進兵，忽有細作報說曹真臥病不起，現在營中治療。孔明大喜，謂諸將曰：「若曹真病輕，必便回長安。今真兵不退，必爲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心。吾寫下一書，教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真，真若見之，必然死矣。」遂喚降兵至帳下，問曰：「汝等皆是魏軍，父母妻子多在中原，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軍泣淚拜謝。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吾有一書，汝等帶回，送與子丹，必有重賞。」魏軍領了書，奔回本寨，將孔明書呈與曹真。真扶病而起，拆封視之。其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竊謂夫爲將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岳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預知天文之旱澇，先識地理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

嗟爾無學後輩，上逆穹蒼，助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陽；走殘兵於斜谷，遭霖雨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拋盈郊之戈甲，棄滿地之刀槍；都督心崩而胆裂，將軍鼠竄而狼忙；無面見關中之父老，何顏人相府。

之廳堂！史官秉筆而紀錄，百姓衆口而傳揚。仲達聞陣而惕惕，子丹望風而遑遑！吾軍兵強而馬壯，大將虎奮以龍驤，掃秦川爲平壤，蕩魏國作坵荒！

曹真看畢，恨氣填胸，至晚死於軍中。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安葬。魏主聞知曹真已死，卽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隔日先下戰書。孔明謂諸將曰：「曹真必死矣。」遂批回來日交鋒。使者去了。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如此而行，又喚關興分付如此如此。

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央平川曠野，好片戰場——兩軍相迎，以弓箭射住陣角。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懿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心改過，宜卽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爲漢所滅，汝祖父皆爲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恥？」懿羞慚滿面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吾誓不爲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鬪將鬪兵鬪陣法？」懿曰：「先鬪陣法。」孔明曰：「先布陣我看。」懿入中軍帳下，手執黃旗，招颺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末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懿曰：「汝布陣我看。」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前，問曰：「汝識我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孔明曰：「識便識了，敢打我陣否？」懿曰：「旣識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來。」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凌、張虎、樂綝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往西南休門殺出，復從正北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小心在意！」

於是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綝在後，各引三十騎，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三人殺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腳，往西南衝去，卻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陣中重重疊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喊聲起處，魏軍一個個皆被縛了，送到中軍。

孔明坐於帳中，左右將張虎、戴凌、樂綝并九十個軍，皆縛在帳下。孔明笑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爲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爲遲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遂將衆人衣服脫了，以墨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見之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鏖敗銳氣，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敵耶？」卽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驍將，催督衝殺。

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乃關興也。懿分後軍當之，復催軍向前衝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

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爲大事，誤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誤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

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騎，逕奔魏寨投降。懿喚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汝能爲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爲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卽當效力。」懿曰：「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爲帝，使汝主召回孔明，便是汝之功。」

苟安允諾，逕回成都見了宦官，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國。宦官聞之大驚，卽入內奏帝，細

前事。後主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免生叛逆。」

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卽遣使詔齋星夜宣孔明回。

使命逕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已畢，仰天歎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後日再難得此機會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千，卻掘二千竈。今日掘三千竈，明日掘四千竈，每日退軍，添竈而行。」

楊儀曰：「昔孫臏擒龐涓，用添兵減竈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竈？」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竈，見每日增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軍。

卻說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教軍士數竈，仍回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趕到那個營內，查點竈數。回報說：「這營內之竈，比前又增一分。」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添兵增竈，吾若追之，必中其計。不如且退，再作良圖。」

於是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效虞詡之法，瞞過吾也！其謀略吾不如之。」遂引大軍還洛陽。正是：

棋逢敵手難相勝，將遇良才不敢誇。

未知孔明回到成都，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出隴上諸葛妝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

卻說孔明用減兵添竈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埋伏，不敢追趕，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此罷兵，不會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到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後主無言可對，良久乃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別無他事。」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

後主聞言，默然無語。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報。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衆宦官究問，方知是苟安流言，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天子。二人唯唯服罪。

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一面再議出師。楊儀曰：「前數興兵，軍力罷弊，糧又不繼，今不如分兵兩班，以三個月爲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個月，卻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若此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孔明曰：「此言正合我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當爲此長久之計。」遂下令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爲期，循環相轉，違限者按軍法處治。

建興九年春二月，孔明復出師伐魏。時魏太和五年也。魏主曹叅知孔明又伐中原，急召司馬懿商議。懿曰：「今子丹已亡，臣願竭一人之力，勦除寇賊，以報陛下。」叅大喜，設宴待之。次日，人報蜀兵寇急，叅卽命司馬懿出師禦敵，親排鑾駕送出城外。懿辭了魏主，逕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郿，以拒蜀兵。」懿曰：「吾前軍不能獨當孔明之衆，而又分兵爲前後，非勝算也。不如留兵守上邽，餘衆悉

住祁山。公肯爲先鋒否？」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未遇知己。今都督肯委重任，雖萬死不辭。」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爲先鋒，總督大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前軍哨馬報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嶷、逄、陳倉，過劍閣，由散關、望斜谷而來。」司馬懿謂張郃曰：「今孔明長驅大進，必將割隴西小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略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郃領命，遂引四萬兵守祁山。懿引大軍望隴西而去。

卻說孔明兵至祁山，安營已畢，見渭濱有魏軍隄備，乃謂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卽今營中乏糧，屢遣人催促李嚴運米應付，卻只是不到。吾料隴上麥熟，可密引兵割之。」於是留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鹵城。鹵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開城出降。孔明撫慰畢，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已熟。」孔明乃留張翼、馬忠守鹵城，自引諸將并三軍望隴上而來。

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預知吾來割麥也。」卽沐浴更衣，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一樣妝飾。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下的。當下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伏在上邽之後；馬岱在左，魏延在右，亦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髮仗劍，手執七星皂旛，在左右推車。

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鑱刀，馱繩，伺候割麥，卻選二十四箇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仗劍簇擁四輪車，爲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皂旛，步行於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來。

哨探軍見之大驚，不知是人是鬼，火速報知司馬懿。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左右二十四人，披髮仗劍，前面一人，手執皂旛，隱隱似天神一般。懿曰：「這個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

二千人馬分付曰：『汝等疾去，連車帶人，盡情都捉來！』

魏兵領命，一齊追趕。孔明見魏兵趕來，便教回車，遙望蜀營緩緩而行。魏兵皆驟馬追趕，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儘力趕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趕了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

孔明見兵不來，又令推車過來，朝著魏兵歇下。魏兵猶豫良久，又放馬趕來。孔明復回車慢慢而行。魏兵又趕了二十里，只見在前，不會趕上，盡皆癡蹶。孔明教回過車，朝著魏軍推車倒行。魏兵又欲追趕。後面司馬懿自引一軍到，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衆軍不可追之。』

衆軍方勒馬回時，左勢下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懿急令兵拒之。只見蜀兵隊裏二十四人披髮仗劍，皂衣跣足，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懿大驚曰：『方纔那個車上坐著孔明，趕了五十里，追之不上，這裏如何又有孔明？怪哉！怪哉！』

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鳴，一彪軍殺來，四輪車上亦坐著一個孔明；左右亦有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髮仗劍，推車而來。懿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神兵也！』衆軍心下大亂，不敢交戰，各自奔走。

正行之際，忽然鼓聲大震，又一彪軍殺來，當先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右前後推車使者，同前一般，魏兵無不駭然。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懼，急急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

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運赴鹵城打曬去了。司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於路捉得一蜀兵，來見司馬懿，懿問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麥之人，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前者是何神兵？』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姜維馬岱魏延也。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

百軍擂鼓。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接入禮畢。淮曰：「吾聞蜀兵不多，見在鹵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言前事。淮笑曰：「只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其前，鹵城可破，孔明可擒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

卻說孔明引軍在鹵城打曬小麥，忽喚諸將聽令曰：「今夜敵人必來攻城。吾料鹵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敢爲我一往？」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曰：「某等願往！」

孔明大喜，乃命姜維、魏延各引二千兵，伏於東南西北兩處；馬岱、馬忠各引二千兵，伏於西南東北兩處。只聽礮響，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火礮出城，伏在麥田之內等候。

卻說司馬懿引兵逕到鹵城下，日已昏黑，乃謂諸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可乘夜晚攻之。此處城低壕淺，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合兵，一聲鼓響，把鹵城圍得鐵桶相似。城上萬弩齊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礮連聲，三軍大驚，又不知何處兵來。

淮令人去麥田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進。鹵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紮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

郭淮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當復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馬併力勦殺。吾願引軍襲劍閣，截其歸路，使彼糧草不通，三軍慌亂。那時乘勢擊之，敵可滅矣。」懿從之，即發檄文星夜往雍涼調撥人馬。不一日，大將孫禮引雍涼諸人馬到。懿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

卻說孔明在鹵城相持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喚姜維馬岱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吾戰；一者料吾麥盡無糧，二者令兵去截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去。」

二人引兵去了。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教速行。」

衆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自引兵來攻鹵城了。蜀兵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準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

衆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回，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孔明曰：「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與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衆兵領命，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待。

卻說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進，——人人奮勇，將銳兵驍，——雍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蜀兵奮力追殺，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孔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

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尚未起兵。今嚴探知消息，伏望丞相早作良圖。

孔明覽畢，甚是驚疑，乃聚衆將曰：「若東吳與兵寇蜀，吾須急速回也。」即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屯軍在此，必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張嶷、吳懿、吳班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

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來追，乃引兵往見司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詭計極多，不可輕動。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去。」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營而退，正可乘勢追之。都督按兵不動，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堅執不從。

卻說孔明知祁山兵已回，遂令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令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礮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煙火。大兵盡望木門道而去。

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大隊已退，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煙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誰敢追之？」先鋒張郃曰：「吾願往。」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爲先鋒，今日正是立功之際，卻不用吾，何也？」懿曰：「蜀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慮。」懿曰：「公自欲去，莫要追悔。」郃曰：「大丈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卻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卻自引三千兵隨後策應。」

張郃領命，引兵火速望前趕追。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彪軍，爲首大將橫刀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郃回頭視之，乃魏延也。郃大怒，回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又追趕三十餘里，勒馬回顧，全無伏兵，又策馬前追。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關興也。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輿撥馬便走。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內，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於是放心又趕。

不想魏延卻抄在前面，延又與戰十餘合，延又敗走。郃奮怒趕來，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郃大怒，拍馬

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延與二將輪流交戰。張郃奮勇追趕。看看天晚，趕到木門道口，魏延撥回馬，高聲大罵曰：「張郃逆賊！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顧趕來，吾今與汝決一死戰！」郃十分忿怒，挺槍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來迎。戰不十合，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大敗而逃，乃驟馬趕來。此時天色昏黑，一聲礮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亂柴滾將下來，阻截去路。郃大驚曰：「我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并百餘個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後人有詩曰：

伏弩齊飛萬點星，木門道上射雄兵。至今劍閣行人過，猶說軍師舊日名。

卻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了道路，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忽聽的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衆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射一「馬」，誤中一「獐」。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爲吾擒矣。」

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歎曰：「張雋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張郃死，揮淚歎息，令人收其屍厚葬之。

卻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都護李嚴奏後主曰：「臣已備辦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後主聞奏，即命尙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將興兵寇川，因此回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

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卻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孔明大怒曰：「匹夫爲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姑且寬恕。」孔明從

之。費禕卽具表啓奏後主。後主覽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參軍蔣琬叩首奏曰：「李嚴乃先帝託孤之臣，乞聖恩寬恕。」

後主從之，卽謫爲庶人，徙於梓潼郡開住。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爲長史，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仰其恩德。

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時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年，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會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竭力盡忠，爲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臣之願也。」

言未畢，班部中一人出曰：「丞相不可興兵。」衆視之，乃譙周也。正是：

武侯盡瘁惟憂國，太史知機又論天。

未知譙周有何議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卻說譙周官居太史，頗明天文。見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臺，但有禍福，不可不奏。近有羣鳥數萬，自南飛來，投於漢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觀天象，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盛氣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聞柏樹夜哭。」——有此數般災異，丞相只宜謹守，不可妄動。」

孔明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虛妄之災氣，而廢國家大事耶？」遂命有司設太平祭於昭烈之廟，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部再出祁山，誓竭力盡心，勦滅漢賊。」

恢復中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祭畢，拜辭後主，星夜至漢中，聚集諸將商議出師。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孔明歎曰：「可憐忠義之人，天不與以壽，我今番出師，又少一員大將也！」後人有詩歎曰：

生死人常理，蜉蝣一樣空。但存忠孝節，何必壽喬松。

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令姜維、魏延爲先鋒，皆出祁山取齊；令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卻說魏國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出，改爲青龍元年。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蜀兵三十餘萬，分五路復出祁山。」

魏主曹叡大驚，急召司馬懿至，謂曰：「蜀人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奎星犯太白，不利於西川。今孔明自負才智，逆天而行，乃自取敗亡也。臣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臣願保四人同去。」

叡曰：「卿保何人？」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名霸，字仲權；次名威，字季權；三名惠，字雅權；四名和，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嫻熟，惠和二人，諳知韜略。此四人常欲爲父報仇。臣今保夏侯霸、夏侯威爲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爲行軍司馬，共贊軍機，以退蜀兵。」

叡曰：「向者夏侯惇、馬達誤軍機，失陷了許多人馬，至今羞慚不回。今此四人，亦與惇同否？」懿曰：「此四人非惇之比也。」

叡乃從其請，即命司馬懿爲大都督，凡將士悉聽量才委用，各處兵馬皆聽調遣。懿受命，辭朝出城。叡又以手詔賜懿曰：

卿到渭濱，宜堅壁固守，勿與交鋒。蜀兵不得志，必詐退誘敵，卿慎勿追。待彼糧盡，必將自走，然後乘虛攻

之，則取勝不難，亦免軍馬疲勞之苦。計莫善於此也。

司馬懿頓首受詔，卽日到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萬，皆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軍，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渭水安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

懿正與衆將商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悉在祁山，倘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大可慮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領命，引兵下寨去了。

卻說孔明復出祁山下五個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又下十四個大寨，分屯軍馬，以爲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報郭淮、孫禮領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謂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奔此路，阻絕隴道也。吾今虛攻北原，卻暗取渭濱，令人紮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我蚤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引兵來救。彼若少敗，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下於筏中，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到渭水之南，則進兵不難矣。」諸將遵令而行。

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懿喚諸將議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詐。彼以取北原爲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後，卻攻吾前也。」卽傳令與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到北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擊之。」又令張虎、樂綝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可一齊射之，休令近橋。」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於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我指揮而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懿自引一軍救北原。

卻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令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令王平、張嶷爲前隊，姜維、馬忠

爲中隊，廖化張翼爲後隊，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是日午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列成陣勢，緩緩而行。

卻說魏延馬岱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右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多半落於水中，餘衆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兵殺來，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卻被張虎樂綝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落水而死。餘軍跳水逃命，木筏盡被魏兵奪去。

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北原兵敗，直奔到魏營，已有二更天氣，只聽得喊聲四起。王平謂張嶷曰：『馬軍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現在面前，如何不見一個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方可進兵。』

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兵，俱失了。』王平張嶷大驚，急退軍時，卻被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礮響，一齊殺來，火光冲天。王平張嶷引兵相迎，兩軍混戰一場。平嶷二人奮力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殘兵，約折了萬餘人，心中憂悶。

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孔明請入，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公去東吳投遞，不知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推辭？』孔明即修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逕到建業，入見吳主孫權，呈下孔明之書。權拆視之，書略曰：

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陛下念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聽。

權覽畢，大喜，乃謂費禕曰：『朕久欲興兵，未得會合孔明。今既有書到，即日朕自親征，入居巢門，取魏新城，再令陸遜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沔口，取襄陽。孫韶張承等出兵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軍，共三十萬，尅日

興師。』費禕拜謝曰：『誠如此，則中原不日自破矣！』

權設宴款待費禕。飲間，權問曰：『丞相軍前，用誰當先破敵？』禕曰：『魏延爲首。』權笑曰：『此人勇有餘，而心不正。若一朝無孔明，彼必爲禍。孔明豈未知耶？』禕曰：『陛下之言極當。臣今歸去，卽當以此言告孔明。』遂拜辭孫權，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具言吳主起大兵三十萬，御駕親征，兵分三路而進。孔明又問曰：『吳主別有所言否？』費禕將論魏延之語告之。孔明歎曰：『真聰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爲惜其勇，故用之耳。』禕曰：『丞相早宜區處。』孔明曰：『吾自有法。』

禕辭別孔明，自回成都。孔明正與諸將商議征進，忽報有魏將來投降。孔明喚入問之，答曰：『某乃魏國偏將軍鄭文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爲前將軍，而視文如草莽。因此不平，特來投降丞相，願賜收錄。』

言未已，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單搦鄭文交戰。孔明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鄭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方不疑。』鄭文欣然上馬出營，與秦朗交鋒。孔明親自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槍大罵曰：『反賊盜我戰馬來，此可早早還我！』言訖，直取鄭文。文拍馬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鄭文提首級入營。

孔明回到帳中坐定，喚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鄭文曰：『小將無罪。』孔明曰：『吾向識秦朗，汝今斬者，並非秦朗。安敢欺我！』文拜告曰：『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馬懿令汝來詐降，於中取事，卻如何瞞得我過？若不實說，必然斬汝！』

鄭文只得訴告其實，是詐降，泣求免死。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便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還當重用。』鄭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令將鄭文監下。樊建問曰：『丞相

何以知此人詐降？孔明曰：『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爲前將軍，必武藝高強；今與鄭文交馬只一合便爲文所殺，必不是秦朗也，以故知其詐。』

衆皆拜服。孔明選一舌辨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此。軍士領命，持書逕來魏寨，求見司馬懿。懿喚入拆書看畢，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流落蜀中。鄭文與某同鄉。今孔明因鄭文有功，用爲先鋒。鄭文特託某來獻書，約於明日晚間舉火爲號。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劫寨。鄭文在內爲應。』

司馬懿反覆詰問，又將來書仔細檢看，果然是實。卽賜軍士酒食，分付曰：『本日二更爲期，我自來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軍士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仗劍步罡，禱祝已畢，喚王平、張嶷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馬忠、馬岱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分付如此如此。孔明自引數十人，坐於高山之上，指揮衆軍。

卻說司馬懿見了鄭文之書，便欲引二子提大軍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諫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爲後應可也。』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初更，風清月朗。將及二更時分，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

於是人盡銜枚，馬皆勒口，長驅大進。秦朗當先，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忙叫退兵。四下火把齊明，喊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岱、馬忠，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冲天，喊不絕聲，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催兵接應。望火光中殺來，忽然一聲喊起，鼓角喧天，火光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四散逃奔。

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都被蜀兵圍住，箭如飛蝗。秦朗死於亂軍之中。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三更以後，天復清朗。孔明在山頭上鳴金收軍。原來三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收兵已了，天復清朗，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

當下孔明得勝回寨，命將鄭文斬了，再議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乘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狀，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孔明看了，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

孔明回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流馬」。應用，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也不許放入。吾還不時自來點視。」提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

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卽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料，并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輕運，晝夜不絕。」衆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尙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員，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卽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環繞而視。其造木牛之法云：

方腹曲脛，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脚。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鞣。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大勞，牛不飲食。

造流馬之法云：

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

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一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衆將看了一遍，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駕著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後人有詩讚曰：

劍閣險峻驅流馬，斜谷崎嶇駕木牛。後世若能行此法，輸將安得使人愁？

卻說司馬懿正憂悶間，忽喚馬報說：『孔明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夫不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爲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爲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急喚張虎、樂綝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隻便回。』

二人依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下數匹。張虎、樂綝歡喜，驅回本寨。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乃大喜曰：『汝會用此法，難道我不會用！』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拆開，分付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一樣製造木牛流馬。不消半月，造成二千餘隻，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亦能奔走。遂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軍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搬運糧草，往來不絕。魏營軍將，無不歡喜。

卻說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卻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必然做我法度，一樣製造。那時我又有計策。」

數日後，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軍，混入彼運糧軍中，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卻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牛馬就不能行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抬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卻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爲怪也。」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軍，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頭獸身，用五綵塗面，妝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繡旗，一手仗寶劍，身挂葫蘆，內藏煙火之物，伏於山旁。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煙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魏人見之，必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

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六人各各遵令而去。

且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草，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遂放心前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大隊裏殺起，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飛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令軍來救。王平引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淮教且莫追，只驅回木牛流馬。衆軍一齊驅趕，卻那裏驅得動？郭淮心中疑惑。

正無奈何，忽鼓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山後煙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個，手執旗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

卻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礮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翼、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著慌，各自逃竄。正是：

路逢神將糧遭劫，身遇奇兵命又危。

未知司馬懿怎地抵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上方谷司馬懿受困 五丈原諸葛禳星

卻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趕上，懿著慌，遶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趕出，卻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盃一個。廖化取盃指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盃棄於林東，卻反向西走了。

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寨見孔明。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盃，錄爲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作不知。

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齋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

卻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叡自與滿寵率大

軍救合淝。滿龍先引一軍至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龍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隄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卽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龍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

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龍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

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中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衆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

衆服其言。陸遜卽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著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叡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

卻說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議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衆人於營外種荳菽，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

瑾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盛，都督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爲敵人所獲。機謀既洩，被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卽宜速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爲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爲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瑾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

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諭衆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衆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因飭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肥，以伺其變。

卻說孔明在祁山欲爲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爲久計，似此真爲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

正議間，忽報魏將著元帥前日所失金盃，前來罵戰。衆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爲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

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鋪，內外皆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寨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爲暗號。

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卻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計。」

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爲一羣，或四五十爲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

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推屯田吩咐：「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

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

且說夏侯惠、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遂令夏侯惠、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

卻說夏侯惠、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

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爲久計；不想卻被擒獲。」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

卻說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內。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

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衆將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衆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我。卻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敗也。」司馬師拜服。懿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

且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衆將各各聽令。

卻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並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槍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

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

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著，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

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

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

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爲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降大雨，火不能著，噲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後人有詩歎曰：

谷口風狂烈焰飄，何期驟雨降青霄？武侯妙計如能就，安得山河屬晉朝？

卻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衆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令人探之，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遂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

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入見司馬懿。懿對衆啓盒視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並書一封，懿拆視其書，略云：

仲達既爲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迴，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爲婦人耶？」卽受之，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具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起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

主簿楊顛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爲不必。夫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瘦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失爲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眞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衆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

卻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幗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盡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卽請出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無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矣。」衆將俱忿怒不平。懿曰：「汝等旣要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衆將允諾。懿乃寫表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叡拆表覽之，表略曰：

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斃。奈今諸葛亮遺臣以巾幗，待臣如婦人，恥辱至甚。臣謹先達聖聰，旦夕將效死一戰，以報朝廷之恩，以雪三軍之恥。臣不勝激切之至！

叡覽訖，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毗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恥辱衆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叡然其言，卽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卽以違旨論。」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毗曰：「公眞知我心也。」

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命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蜀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豈不聞一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故借曹叅之意，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

正論間，忽報費禕到，孔明請入問之。禕曰：「魏主曹叅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敵。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會約前後夾攻，不意齎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聽知此信，長歎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衆將急救，半晌方甦。孔明歎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

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入帳謂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暗，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維曰：「天象雖則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孔明曰：「吾素諳祈禳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卓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閒雜人等，休教放入。凡一應需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

姜維領命，自去準備。時值八月中秋，是夜銀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馬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俯垂鑒聽，曲延臣算，使得上報君恩，下救民命，克復舊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實由情切。」拜祝畢，就帳中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計議軍機，夜則步罡踏斗。

卻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謂夏侯霸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你可引一千軍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亂不出接戰，孔明必然患病矣。吾常乘勢擊之。」霸引兵而去。

孔明在帳中祈禱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心中甚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髮仗披劍，踏罡步斗，壓鎮將星。忽聽得寨外吶喊，方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告曰：「魏兵至矣！」延腳步急，竟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歎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正是：

萬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難與命爭衡。

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卻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孔明吐血數口，臥倒牀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視虛實。汝可急出迎敵。」

魏延領命，出帳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軍退走。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姜維入帳，直至孔明榻前問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且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

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曾用得。其法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又喚馬岱入帳，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

岱領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明至喚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

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聞奏大驚，急命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趕程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能繼我之志，爲國家出力。吾命已在旦夕，當卽有遺表上奏天子也。」

李福領了言語，恩惠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分付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義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以委用。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楊儀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與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

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我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龕，將吾屍坐於龕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內，脚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司馬懿見將星不墜，必然驚疑。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卻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懿見之，必驚走矣。」

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衆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急回帳時，不省人事。

衆將正慌亂間，忽尙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徧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恩違，失於謬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蔣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杜工部有詩歎曰：

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麟臺唯有著勳名。空餘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裏，於今無復雅歌聲。

白樂天亦有詩曰：

先生晦跡臥山林，三顧欣逢賢主尋。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天外便爲霖。託孤既盡慇懃禮，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在，令人一覽淚沾襟。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孔明之副，嘗以職位閒散，快快不平，怨謗無已。於是孔明廢之爲庶人，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嚴聞之，亦大哭病死。蓋嚴嘗望孔明復收己，得自補前過。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後元微之有時贊孔明曰：

撥亂扶危主，慇懃受託孤。英才過管樂，妙策勝孫吳。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存盛德，應歎古今無。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楊儀遵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安置龕中，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隨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

卻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隱隱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矣！」即傳令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門，忽又疑慮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我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計。」遂復勒馬回寨不出，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往五丈原山僻處探消息。

卻說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夢，夢見頭上忽生二角，醒來甚是疑異。次日，行軍司馬趙直至，延請入問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煩足下爲我決之。」趙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飛騰之象也。」延大喜曰：「如應公言，當有重謝！」

直辭去，行不數里，正遇尙書費禕。禕問何來，直曰：「適至魏文長營中，文長夢頭生角，令我決其吉凶。此本非吉兆，但恐直言見怪，因以麒麟蒼龍解之。」禕曰：「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頭上有角，其凶甚矣。」禕曰：「君且勿洩漏。」

直別去。費禕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辭世矣。臨終再三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禕曰：「丞相一應大事，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曰：「丞相雖亡，吾今尚在，楊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禕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肯與長史斷後？」禕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恥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如？」

延依其言。禕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

今我以兵符往，實欲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

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禕來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數十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安敢欺我，我必殺之。」因顧謂岱曰：「君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楊儀，今願助將軍攻之。」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

卻說夏侯霸引軍至五丈原看時，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盡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先往。」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蜀寨時，果無一人。懿顧二子曰：「汝急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

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軍當先，追到山腳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礮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反鼓，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侯侯諸葛亮。」懿大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軍中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卓巾。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

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乃徐徐鞍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衆將引兵四散。哨探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車上之孔明乃木人也。」懿歎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後人有詩歎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還疑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頭顱猶問有和無！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行到赤岸坡，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衆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枕無憂矣。」遂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歎曰：「此天下奇才也。」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衆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

卻說楊儀姜維排列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舉哀。蜀軍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路。衆將大驚，回報楊儀。正是：

已見魏營諸將去，不知蜀地甚兵來。

未知來者何處軍馬，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

卻說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忙令人暗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棧山小道進發。」

且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寧。後作一夢，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遂驚覺，坐而待旦，聚集文武入朝。圓夢。譙周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兆。」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終言語，細述一遍。

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百官無不

哀慟，百姓人人哭泣。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羣臣大駭，入宮啓奏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大驚，命近臣讀魏延表。其略曰：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自總兵權，率衆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燒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奉聞。

讀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絕棧道？」吳太后曰：「嘗聞先帝有言，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儀等造反，未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不可造次。」

衆官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拆表讀曰：

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靈車，謀爲不軌，變起倉卒，謹飛章奏聞。

太后聽畢，問：「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爲人，雖稟性過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心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董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向所以不卽反者，懼丞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機作亂，勢所必然。若楊儀才幹敏達，爲丞相所任用，必不肯反。」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

不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接連具表，各陳是非。忽報

費禕到。後主召入，禕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勸，用好言撫慰。」允奉詔而去。卻說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谷口，自以爲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

且說何平引兵逕到南谷之後，擂鼓吶喊。哨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棧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

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槍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軍紛紛潰敗，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卻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謂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攻西川。」

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開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爲陣勢，公可便來。」

姜維披挂上馬，綽槍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槍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

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會虧汝，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隄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著，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

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皆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當日楊儀讀罷錦囊，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依計而行，果然殺了魏延。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機識魏延，已知日後反西川。
錦囊遺計人難料，卻見成功在馬前。

卻說董允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斬了魏延，與姜維合兵一處。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

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爲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卽以魏延之爵爵之。

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旨卜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牆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後主降詔致祭，諡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杜工部詩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卻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全綜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蔣琬奏曰：「臣敢保王平、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後主曰：「須得一舌辨之士爲使。」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衆視之，乃南陽安衆人，姓宗，名預，字德謐，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大喜，卽命宗預往東吳報喪，兼探虛實。

宗預領命，逕到金陵，入見吳主 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著素衣。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爲一家，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預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笑曰：「卿不亞於鄧芝。」乃謂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天，每日流涕，令官僚盡皆挂孝。朕恐魏人乘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爲救援，別無他意也。」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權遂取金鈚箭一枝折之，設誓曰：「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又命使齋香帛奠饌，入川致祭。

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成都，入見後主，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挂孝。其益巴丘者，恐魏人乘虛而入，別無異心。今折箭爲誓，並不背盟。」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爲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爲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爲輔漢將軍。

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依舊職。

楊儀自以爲年官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費禕乃將此言具表祕奏後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爲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爲民。儀羞慚自刎而死。

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興兵。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爲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回洛陽，去訖。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梁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日。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

叡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司徒董尋上表切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欲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乎？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其無謂也。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無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叡覽表怒曰：「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叡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爲庶人，再有妄言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材，亦上表切諫。叡命斬之，即日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嘗於長安

宮中，建柏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爲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劄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

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週圍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眼中潸然淚下，衆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

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劄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兩個銅人，號爲「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個。——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少傅楊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以宮室高麗，凋敝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廡，紂爲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以桀紂秦楚爲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表上，劄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衆官紛紛上表諫，劄俱不聽。

卻說曹劄之后毛氏，乃河內人也。先年劄爲平原王時，最相恩愛；及卽帝位，立爲后，後劄因寵郭夫人，毛后失

寵郭夫人美而慧，叡甚嬖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芳林園中百花爭放，叡同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同樂？」叡曰：「若彼在，朕涓滴不能下咽也。」遂傳諭宮娥，不許令毛后知道。毛后見叡月餘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嘹唳，乃問曰：「何處奏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

次日，毛后乘小車出宮遊玩，正迎見叡於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遊北園，其樂不淺也。」叡大怒，即命擒昨日侍奉諸人到，叱曰：「昨遊北園，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宮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回車至宮，叡即降詔賜毛后死，立郭夫人爲皇后。朝臣莫敢諫者。

忽一日，幽州刺史卞邱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爲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北方。叡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淵之策。正是：

纔將土木勞中國，又見干戈起外方。

未知何以禦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卻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追袁尚，未到遼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爲襄平侯。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次曰淵——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爲車騎將軍，襄平侯。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鬪，奪其叔公孫恭之位，曹叡封淵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張彌、許、宴、齋、金寶、珍玉赴遼東，封淵爲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曹叡。叡封淵爲大司馬，樂浪公。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爲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範諫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爲卑賤；今若背反，實爲不

順。更兼司馬懿善能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

淵大怒，叱左右縛賈範，將斬之。參軍 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國家屢見怪異之事，近有犬戴巾帔，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又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出一塊肉，遇圍數尺，頭面耳目口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主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輕舉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 綽倫直，並賈範同斬於市，令大將軍卑衍爲元帥，楊祚爲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來。邊官報知魏主 曹叡，叡大驚，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賊。」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在能設奇用智耳。」臣託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叡曰：「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懿曰：「淵若棄城預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坐守襄平，是爲下計，必被臣所擒矣。」叡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叡曰：「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

叡大喜，卽命司馬懿興師往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遵爲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孫淵，淵令卑衍 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隧，圍壘二十餘里，環遶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我兵耳。我料賊衆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棄卻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卻於中途擊之，必獲全功。」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

卻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千里而來，糧草不繼，難以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擒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

二人正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卑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襲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

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起。

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而往，早望見卑衍、楊祚引兵前來，一聲礮響，兩邊鼓譟搖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出。卑、楊二人無心戀戰，奪路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回馬再與魏兵交戰。卑衍出馬罵曰：「賊將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戰不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遼兵大亂，霸驅兵掩殺，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

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請移於前面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夕，安可移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裴景喏喏而退。

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苦水，乞太尉移營高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故違？」即命推出斬之，懸首於轅門外。於是軍心震懾。

懿令兩寨人馬暫退三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牧放牛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八日趕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卻使久居泥濘之中，又縱賊衆樵牧，其實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機擊之。我今放關一條路，不絕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

陳羣拜服。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叡設朝，羣臣皆奏曰：「近日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權且罷兵。」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

也。遂不聽羣臣之諫，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

懿在寨中，又過數日，雨止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驚駭。懿見之大喜，乃謂衆將曰：「五日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來日可併力攻城。」衆將得令，次日侵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礮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爲食。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甚是驚憂，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請降。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殊爲無理！」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人。

從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衛演來到魏營。司馬懿升帳，聚衆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尅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爲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何必送子爲質當？」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歸告公孫淵。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

淵見無人心，中驚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礮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撥馬尋路奔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右有張虎、樂綝，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大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

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胡遵早引兵入城中。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並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偷直苦諫，淵不可反叛，俱被淵所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三軍，班師回洛陽。

陽。

卻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至座前，索命。叡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叡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

叡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叡然其言。二人遂請叡降詔，齎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封曹爽爲大將軍，總攝朝政。叡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叡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今日得覩龍顏，臣之幸也。」

叡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叡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尙然如此，何況大國乎？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叡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潛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沈，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

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卽皇帝位。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祕在宮中，人莫知其所由來。於是曹芳諱叡爲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爲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尙，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鄧颺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李勝字公昭，一是丁謐字彥靜，一是畢範字昭光。又有大司農桓範字

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爲「智囊」。此數人皆爽所信任。

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生後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何不察也？」爽猛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爲太傅。」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真爲中領軍，曹訓爲武衛將軍，曹彥爲散騎常侍，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爲尙書，畢範爲司隸校尉，李勝爲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

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爽每日與何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當、詔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爲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

卻說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數術，請與論易。時鄧颺在座，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且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焉，位峻者顛，可不懼乎？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鄧颺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士也！」

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驚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汝奈何犯之？」輅曰：「吾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問其故。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

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之相。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足畏也！其舅大罵輅爲狂子而去。

卻說曹爽嘗與何晏鄧颺等畋獵。其弟曹義諫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出外遊獵，倘爲人所算，悔之無及。」爽叱曰：「兵權在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爲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實。適魏主除李勝爲青州刺史，即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徑到太傅府中，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

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爲青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爲之備。」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

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觀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喘。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

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方可圖之。」

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並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爲變，再勿亂言！」

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並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

閉戶忽然有起色，驅兵自此逞雄風。
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卻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芳曹訓曹彥並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魏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畋獵。懿大喜，卽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芳營。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尙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齎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

早有入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

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

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

敵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

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卽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出。範出到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

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怒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懿乃召許允、陳泰曰：「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

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爲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尹大目依令而去。

卻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拆封令近臣讀之。表略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

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表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干聖聽。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爲之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尙不能勝，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

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

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範曰：「匹夫臨難，尙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

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卽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

少頃，侍中許允尙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爲將軍權重，不過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無他意。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爲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

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歎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尙不能決？」爽擲劍而歎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爲富家翁足矣。」範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眞豚犢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先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

於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齎與司馬懿。衆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僚，到浮橋時，懿

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皆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入城而去。

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義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為憂。

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卻捉何晏等勸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

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誅，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馬氏誅戮已盡，守此欲誰爲哉？」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尚欲保終，況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爲曹氏後。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盡達觀，夏侯有女義如山。丈夫不及裙釵節，自願鬚眉亦汗顏。

卻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斂、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爲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斂歎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爲臣食祿當思報，事主臨危合盡忠。辛氏憲英曾勸弟，古今千載頌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斂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

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通神。鬼幽鬼躁分何鄧，未喪先知是死人。

卻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肯受。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卽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

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卽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叛？」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

淮大怒，挺槍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然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

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

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見爲祕書郎，乃潁川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幼有膽智。繇嘗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毓年八歲。毓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魏帝奇之。及稍長，喜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見爲掾吏，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贊。」

軍機。艾爲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懿戲謂曰：「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

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因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霸爲鄉道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相之志。」尙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內治無人，作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如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禕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丞相尙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維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結羌人爲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可斷而有也。」後主曰：「卿旣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

於是姜維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

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缺，郭淮自領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

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歆死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

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

卻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著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爲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

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麴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解自矣。」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

卻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歆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逕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

卻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得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領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

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在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上陽平關來。

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個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槍，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正是：

難支此日三軍敗，獨賴當年十矢傳。

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卻說姜維正走，遇著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卻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

卻說蜀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紮。司馬師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沉重，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諡，封師爲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爲驃騎上將軍。

卻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爲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不睦，被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爲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

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

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望道上。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沈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人詩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二十四年興大業，龍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爲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諡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尙書傅嘏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次征伐，皆不遂意；不如各守邊疆，乃爲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豈皇帝爲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卞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爲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

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喚王昶、胡遵、卞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卞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爲先鋒，總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

卻說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衆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礮响，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

卻說胡遵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權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略守把。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

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衆將設席高會，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哈探，仍前飲酒。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槍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

忽然連珠礮響了三聲，丁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桓嘉從左邊轉出，忙綽槍刺丁奉，被奉挾住槍桿，嘉棄槍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臂，嘉望後便倒。奉趕上，就以槍刺之。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走上浮橋，浮橋已斷，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與兵敗，亦勒兵而退。

卻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與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一面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

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不見。蔣延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太傅只可回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恪乃貶蔣延爲庶人，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爲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

恪大喜，即遣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困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待其將走，然後擊

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丘儉胡遵拒住吳兵。卻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令衆將併力攻打，怠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辨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冊籍呈上。」

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恪大怒，催兵攻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可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知，逃者無數。

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慚，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管御林軍，以爲牙爪。

卻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存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

於是孫峻、滕胤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隙。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杯爲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

卻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心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穿麻掛孝而入。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拏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母，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卻不想是太傅之府。卻怎生來到此處也！」恪大怒，召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荷戈把門，未嘗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恪大怒，盡數斬之。是夜恪睡臥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爲兩段。恪驚歸寢室，忽然一陣陰風起處，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開水甚血臭。恪叱侍婢，連換數十盆，皆臭無異。

恪正驚疑間，忽聞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淵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銜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恪怒曰：「犬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府。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恪甚驚怪，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入。」

恪聽罷，便令回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騰胤乘馬至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爲太傅軍回，不曾面敘，故特設宴相召，兼議大事。太傅雖恙，還當勉強一行。」恪從其言，遂同孫峻騰胤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杯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

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著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刀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左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爲肉泥。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並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

卻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

反目切齒，飛身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叫：『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殺！』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存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至此果中其言。

卻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

一度興師未奏績，兩番討賊欲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爲左右先鋒，夏侯霸爲參謀，張嶷爲運糧使，大兵出陽平關，伐魏。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爲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爲使，齎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爲大先鋒，引兵南安來。

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爲先鋒，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槍而迎，戰不數合，又

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

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卻用計誘之，可斬徐質矣。」

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以爲久計，只待羌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

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光迸起。質等冒煙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礮響，兩路軍殺來。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馬困乏。

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槍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著魏軍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

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穀百人之飲。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歎曰：「吾死於此地矣！」後人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閑，魏師受困鐵籠關。龐涓始入馬陵道，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竭，昭自當刎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衆命！」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

卻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衆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爲恨；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

卻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

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

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國泰引羌兵爲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槍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

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爲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慚愧伏罪。淮乃說迷當曰：「公今爲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

迷當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

不等迷當開言，就隨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

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槍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槍，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之，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

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槍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割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大敗，卻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

卻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回國去訖。班師回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針刺骨。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

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割斷，並不啓奏魏主。少時師退，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覷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

言訖大哭。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今若勦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

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爲機事不密也。卿等須」

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陛下勿疑。」

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廷觀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也。」

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其心實指吾爲王莽董卓。」三人皆曰：「我等皆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汝等乃口諛之人，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三人曰：「實無此狀。」

師叱曰：「汝三人淚眼尙紅，如何抵賴！」

夏侯玄知事已泄，乃厲聲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爲汝威挾其主，將謀篡逆耳！」師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玄，玄揜拳裸袖，逕擊司馬師，卻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緝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皇與司馬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

司馬師兄弟，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忠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情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滅其三族。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數罵而死。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廷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

正言間，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立陛下爲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今反以恩爲讎，以功爲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

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

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皆爲他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與此心。」師曰：「妄誣大臣造反，當加何罪？」芳跪告曰：「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師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廢也。」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後人有詩曰：

當年伏后出宮門，跳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何如？」衆皆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

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爲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

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璽，授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宜。若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卻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鑾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著，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爲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

勿辱先帝也。」

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

漢臣曾有勤王志，魏將遠興討賊師。

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卻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毋丘儉，字仲聞，河南聞喜人也。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心中憤怒。長子毋丘甸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專權廢主，國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儉曰：「吾兒之言是也。」

遂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當日聞儉相請，卽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鴛，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仇，今可令爲先鋒。」儉大喜，卽時酌酒爲誓。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爲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悅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爲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

卻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癢，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請太尉王肅商

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更以兵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目瘤，不能自往；若使人必又不穩。」

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總攝朝政。師乘軟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

光祿勳鄭褒曰：「毋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無智，今大舉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灑水之上，中軍屯於灑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

卻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遣，可速取之。」

儉從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

司馬師見毋丘儉軍退，聚多官商議。尚書傅嘏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兗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若領兵逕取樂嘉，

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兗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卻說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文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鴛，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儉大喜。文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旛黃鉞，阜蓋朱旛，簇擁虎帳。內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尙未完備。」
時文鴛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文欽曰：「何時可去？」文鴛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文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

且說文鴛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裝貫甲，腰懸銅鞭，綽槍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鄧艾未至。師爲眼下新割肉瘤，瘡口疼痛，臥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爲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驚，心如火烈，眼珠從肉瘤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被頭而忍，被皆咬爛。

原來文鴛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相拒者，槍擲鞭打，無不被殺。文鴛只望父到，以爲外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文鴛直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文鴛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爲應，却從北至，何也？」文鴛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爲首一將，乃鄧艾也，躍馬橫刀大呼曰：「反賊休走！」文鴛大怒，挺槍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

正鬪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文鴛部下兵各自逃散，只文鴛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文鴛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銅鞭起處，紛紛落馬，各倒。退文鴛復緩緩而行。魏將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尙敢退我等之衆耶！可併力追之！」

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鴛勃然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耶！」提鞭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殺數人，復回馬緩轡而行。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鴛一人殺退。後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獨拒曹，子龍從此顯英豪。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鴛胆氣高。

原來文鴛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鴛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

卻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常有殺師報爽之心，又素與文鴛交厚，今見師眼瘤突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鴛本無反心，今被卞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

師從之。大目頂盔貫甲，乘馬來趕文鴛，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盔放在鞍轡之前，以鞭指曰：「文刺史何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厲聲大罵，便欲開弓射大目。大目大哭而回。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

卻說卞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鴛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卞丘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卞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迎入，設席待之。儉大醉，被白令人殺了，將頭獻於魏兵。於是淮南平定。

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賜以印綬，加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一面班師回許昌。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牀。

下師遺言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爲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急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時正元二年二月也。

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卽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昭從之，卽起兵還屯洛水之南。

髦聞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旣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令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尙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

卻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與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今吾旣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可將輕騎先出柁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

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柁罕進發。兵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讎敵之國乎？」

經回顧張明花永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出，來戰姜維。維略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軍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着洮西而走，將次近水，大呼兵士曰：『事急矣！諸兵何不努力？』

衆兵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軍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疊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徑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

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大敗，尙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胆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

卻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讎，忽兗州刺史鄧艾引兵到，陳泰接著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泰問計於鄧艾。艾曰：『洮水得勝，若招羌人之衆，東征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卻圖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難攻，空勞兵費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

陳泰曰：『真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爲應，夜則舉火放礮以驚之。調度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

卻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到，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兗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

霸曰：『吾向嘗爲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今領兵到，頗爲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腳，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

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礮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角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堤。

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正是：成功不必添蛇足，討賊猶思奮虎威。

不知此番北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卻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髦封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屯兵於雍涼等處。鄧艾上表謝恩畢，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

泰問其故。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吾兵終有弱敗之實，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誨精銳之兵，容易調遣，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吾軍皆在旱地，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蜀人或聲東擊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蜀兵合爲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則可取羌人之穀爲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其必出五也。』

陳泰歎服曰：「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爲忘年之交。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

卻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宴，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令史樊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功，今日洮西之戰，魏人既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卻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

衆問之。維答曰：「彼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會有法度，三可勝也。吾兵自出祁山，抄掠秋穀爲食，四可勝也。彼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不在此時伐魏，更待何日耶？」

夏侯霸曰：「艾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日矣。」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鍾堤，殺奔祁山來。

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下立九個寨柵。維不信，引數騎凭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準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汝等可虛張吾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出哨一回，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吾卻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遂令鮑索屯於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

卻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

而回。艾凭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人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逕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泰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

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令子鄧忠與帳前校尉纂，各引兵五千，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

卻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

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礮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卻又不見魏兵下來。維欲上山衝殺，山上礮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兵下山屯割，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

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放火燒車仗。兩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

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

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將前進，自爲斷後。

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困在垓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嶷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卻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三軍。泰表鄧艾之功，司馬昭遣使持節，加艾官爵，賜印綬，並封其子鄧忠爲亭侯。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爲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爲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爲護衛。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裁處。自此常懷篡逆之心。

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允，字公閔，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爲昭府下長史。允語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後徐圖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爲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爲名，以探消息。」

賈允領命，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琅琊南陽人，卽武侯之族弟也。向事於魏，因武侯在蜀爲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當日賈允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誕設宴待之。

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誕曰：「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爲君。司馬大將軍三世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

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久必爲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爲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綝知之。」誕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綝矣。」

誕大怒，叱武士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拽起。誕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將下馬渡河，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綝家。綝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

綝未及回言，爲誕所殺。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一面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並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觀入吳，爲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

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從弟孫綝輔政。綝字子通，爲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因此權柄皆歸於綝。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

於是吳綱將諸葛觀至石頭城，入拜孫綝。綝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武侯之族弟也，向事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興師討之，而力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觀爲質，伏望發兵相助。」

綝從其請，便遣大將全懌、全端爲主將，于詮爲合後，朱異、唐咨爲先鋒，文欽爲鄉導，起兵七萬，分三隊而進，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準備。

卻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

太后畏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 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

髦畏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 王基爲正先鋒，安東將軍 陳騫爲副先鋒，監軍 石苞爲左軍，兗州刺史 周太爲右軍，保護車駕，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文欽並二子——文鴛、文虎——雄兵數萬來敵司馬昭，正是：

方見吳兵銳氣墮，又看魏將勁兵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鑿兵

卻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 鍾會，商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

兵之助諸葛誕，實爲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領精兵在後，卻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

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逕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驢騾，遍滿郊野，南兵爭取，無心戀戰，忽然一聲礮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太，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精兵殺到，誕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

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尙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爲犄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昭撫會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

卻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詮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令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卻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

異然其言，於是全懌、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騫分付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

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背後喊聲大起，左者王基，右有陳騫，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軍士推出斬之。又責全端、子全、禕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

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兵攻圍。全禕引兵欲入壽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昭加禕爲偏將軍。禕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懌、言孫綝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懌得禕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衆，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仰天長歎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

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饑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武士推出斬之。

文鴛、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河赴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鴛昔日單騎退兵之讎，欲斬之。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

昭從之，遂召文鴛、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爲偏將軍，封關內侯。二子拜謝上馬，邊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鴛乃司馬氏讎人，尙且重用，何況我等乎？』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爲威。鍾會知城中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

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守將曾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弔橋邊，正撞著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

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爲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爲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爲亂軍所殺。後人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衆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昭深加歎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雍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

卻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爲變，不如坑之。」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咨因懼孫綝，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昭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

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蔡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

遂表奏後主，願與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歎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讎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句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事，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選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卽提兵選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

卻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卻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催、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

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真便挺槍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待鵬趕上，舉刀欲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箭，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槍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

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著，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沖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大哭，聲聞四野。

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維遂令後隊爲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槍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維自思曰：「此必鄧艾矣。」挺槍縱馬而迎。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

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了鋼槍，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槍來刺。維閃過，那槍從肋旁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槍，望本陣而走。維嗟歎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

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

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於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

卻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卻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

如此五六番，傳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捭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

已歎四番難奏績，又嗟五度未成功。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鬪陣破鄧艾

卻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駱谷迫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衆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

卻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

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枚，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黃門不服，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外濕內燥。」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

亮之聰明，大低如此。雖然聰明，卻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綝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

一日，吳主孫亮悶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爲後患。」紀曰：「陛下但有有用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殺孫綝。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匪輕。」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

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繇手下人皆不敢妄動。」

亮從之，卽寫密詔付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全尙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繇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卻私令人持書報知繇。繇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劉丞並其家小俱擊下。

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繇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繇先將全、劉丞等殺訖，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

尚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繇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繇大怒，自拔劍斬之，卽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伊尹，奸臣冒霍光。可憐聰穎主，不得蒞朝堂。

繇、林、道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子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速行。」

休謝之。行至布寨亭，孫恩將軍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道旁。休慌忙下車答禮。繇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卽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官武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繇爲丞相，荆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爲烏程侯，孫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

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

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爲君，吾爲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布聞言，唯唯而已。

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遯、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綝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爲變矣。」

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曰：「陛下無憂，臣有一計，爲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令魏遯、施朔爲外事，張布爲內應。

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綝入宮赴宴。孫綝方起牀，平地如人推倒，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吉兆，不可赴宴。」綝曰：「吾兄弟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爲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綝高坐。酒行數巡，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綝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綝！」綝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綝叩頭奏曰：「願徙交州歸田里。」休叱曰：「爾何不徙滕胤、呂據、王惇耶？」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綝下殿東斬訖。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綝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

布請孫休升五鳳樓，丁奉、魏遯、施朔等，擒孫綝兄弟至。休命盡殺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

開孫峻墳墓，戮將其屍首。被害諸葛恪、胤、胤、呂據、王惇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遠流者，皆赦還鄉里。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瑒答禮。

瑒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瑒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齋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準備。

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爲先鋒，王含、蔣斌爲左軍，蔡舒、傅僉爲右軍，胡濟爲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

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于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

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了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爲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出。

卻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面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得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含、蔣斌二將，奮死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鄧艾收兵回寨，乃歎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

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命二將安營，卻將傷死身屍，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

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維持槍縱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十四個門戶。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艾曰：『有何不敢！』

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兩軍衝突，陣法不曾錯動。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衆將衝突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歎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

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比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遊學於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爲友，講論此陣。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艾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變法。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瞞不過姜維。』艾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鬪陣法，我卻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

於是令鄭倫爲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法。維批回去訖，乃謂衆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等知之乎？』廖化曰：『此必賺我鬪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維笑曰：『正合我意。』即令張翼、廖化引

一萬兵去山後埋伏。

次日，姜維盡收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鬪陣法，汝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卽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襲，何足爲奇！」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吾既能布，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維笑曰：「汝試變來！」

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否？」維笑曰：「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會學全，乃勉強折辨曰：「吾不信，汝試變來。」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當布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卻引兵襲吾山後耳！」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

卻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礮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爲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爲樂，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艾問衆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

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覺均也。艾大喜，卽令覺均齎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卽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

卻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

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讒回。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卻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張翼曰：「蜀人爲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民心，再作良圖。」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

卻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歎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

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爲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

後主默然不語。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俟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姜維歎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

卻說党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党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便有圖蜀之心，乃問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

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羣臣表賀，以爲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著主公。其詩曰：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猷鏘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

然！

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若不早圖，彼必害我。」充曰：「某願爲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爲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爲晉公，得毋不宜耶？」髦乃應曰：「敢不如命？」昭曰：「潘龍之詩，視吾等如鯁鱗，是何禮也？」

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衆官凜然。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可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顧順逆之禮，阿附奸賊，非一人也。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言訖，卽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

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衛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無阻當。」遂望龍門而來。

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髦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曹髦，皆不敢動。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濟乃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濟撚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

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鬚前胸，撞出輦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遂死於輦旁。焦伯挺槍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鬚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令人報知各大臣。

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鬚屍，首枕其股而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遂將鬚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尙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尙書荀顛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

昭沈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副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後人有詩歎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弑君南闕赭袍紅。卻將成濟誅三族，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禍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後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漢末見王經。貞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節如秦華重，命似羽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

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遂不復勸進。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爲帝，改元景

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賞。

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弑了曹髦，立了曹奐，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

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瓘曰：「吾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瓘曰：「某願捨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

遂撥五千兵與瓘。瓘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瓘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叫爲首的將來見。瓘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瓘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興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勦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

維大喜，謂瓘曰：「汝旣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見在川口。汝可連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瓘心中大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

瓘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瓘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旣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仲權之見，與我暗合。」

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卻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卻教鄧艾遣兵於壘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卻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壘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一面令人將見有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著運糧旗號。維卻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

卻說鄧艾得了王瑾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壘山谷中來。遠遠使人登高眺望，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

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瑾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樹林下一彪軍撞出，為首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汝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下馬受死！」

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著，那火便是號火。兩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嚇得鄧艾棄甲丟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為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瑾糧草。

卻說王瑾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停當，專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瑾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瑾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

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火燒空。瑾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

只道王瓚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瓚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燬。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瓚。瓚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

維雖然勝了鄧艾，卻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正是：

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

卻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況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

後主覽表，猶豫未決。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卻當阻之。」譙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歎息不已，遂推病不出。

卻說姜維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猶欲行強爲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

山，亦爲國也。吾今八次伐魏，豈爲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逕取洮陽而來。

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

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

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爲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而行。我卻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

卻說姜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逕取洮陽。維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

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遂當先殺入。餘衆隨後而進。方到瓮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後人有詩歎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誰知鄧艾暗隄防。可憐投漢夏侯霸，頃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

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

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諸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爲上計。』

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軍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挑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卻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

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

卻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

正慌急之間，忽聽的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

話分兩頭。卻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朝見皇后，后留在宮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于前，將妻綁縛，令每軍

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琰罪。有司議得：卒非撻妻之人，而非受刑之地，合當殲市。遂斬劉琰。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

時右將軍關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魏緒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關宇代之。」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維只得遵命，先令湯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艾疑有計，不敢追襲。

姜維遲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駱書郎邵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向不知？黃皓欲使關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邵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

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徑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于湖山之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因鄧艾于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為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

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于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

維忿忿而出，即往見邵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幸教我。」

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姜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

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日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遂令胡濟守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傳會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爲久計。

卻說鄧艾聞姜維於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勦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從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于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

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爲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爲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爲大將，去伐東吳，可乎？」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耳。」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本在此。」

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昭遂拜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入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爲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

上，使約期伐蜀。

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敦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尙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衆皆失色。

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吳，滅虢取虞之道也。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略谷，三路以襲漢中。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必矣。」衆皆拜服。

卻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卻以伐吳爲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來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

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悌疑心頓釋。正是：

方當士馬驅馳日，早識將軍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塞軍山

卻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吳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

卻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瑾、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彰、丘建、夏侯咸、王買、皇甫闔、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爲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

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爲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臂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徑取漢中分兵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衆，星夜起程。

卻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於腳下迸出一泉水，水勢上湧，須臾驚覺，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邵緩問之。緩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緩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滯不能還。」

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兵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

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

卻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不語。太尉王祥見實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祥遂不復問。

卻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二處最爲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

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爲炎興元年，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開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

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

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四川土神也。陛下欣樂太平，何爲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

卻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卽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

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

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下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場，陷住馬蹄，險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槍刺來，卻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壓衆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即以荀愷爲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

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爲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示衆。衆將無不駭然。

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爲上。」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困乏，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

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投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

僉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歎曰：「吾生爲蜀臣，死亦當爲蜀鬼。」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槍，血盈袍鏡，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後人有詩嘆曰：

一日抒忠憤，千秋仰義名。寧爲傳僉死，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近。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會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迤邐。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會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歿於此處。」

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會大驚，引衆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卻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吾當親往祭之。」

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皂緘，面如冠玉，唇若抹硃，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

言訖，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時讚曰：

數萬陰兵遠定軍，致令鍾會拜靈神。生能決策扶劉氏，死尙遺言保蜀民。

卻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

維大怒，挺槍縱馬，直取王頎。戰不三合，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卻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燬了！」

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然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

維大驚，卽傳令拔寨。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槍趕來。戰馬前失，姜維跌在地上。楊欣拍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槍刺去。正中楊欣馬腦，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

維騎上，縱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歎曰：「天喪我也！」副將寧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卻引兵奔劍關守

之，則漢中可復矣。」

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若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

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守，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

卻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到來，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

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正是：

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

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度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卻說輔國大將軍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難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為敵人所襲，

大勢瓦解矣。」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

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

卻說鍾會離關二十五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把守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爲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令，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

有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

會問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會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首。」

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

遂置雲梯礮架，只打劍閣關。

卻說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以口強應而已。」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屯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

卻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

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行軍。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境。

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

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關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艾觀訖大驚，慌忙對碣再

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玄鶴徘徊尚怯飛。鄧艾裹氈從此下，誰知諸葛有先機？

卻說鄧艾暗渡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昔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艾嗟呀不已，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

卻說江油城守將馬邈，聞東川已失，雖爲準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著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遂將軍情不以爲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甚事？」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爲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一到，降之爲上，何必慮哉？」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爲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

馬邈羞慚無語，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邈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即用馬邈爲鄉導官。忽報馬邈夫人自縊身死，艾問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教祭。魏人聞者，無不嗟嘆。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攻涪城。都將田續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

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

主又宣師婆問時，卻不知何處去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絡繹不絕。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面貌甚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輅略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爲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瞻自幼聰明，尙後主女爲駙馬都尉。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爲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

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

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爲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爲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尙也。尙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瞻大喜，遂命尙爲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

卻說鄧艾得馬遼獻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關隘險峻，一一分明。艾看畢，大驚曰：「吾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山前，何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姜維兵到，我軍危矣。」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

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琴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車旁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

諸葛武侯。嚇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

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偶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汝等輕退，以致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爲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

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槍，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負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劄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

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於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竊觀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爲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鏖戰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

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

諸葛瞻在城中，見敵勢已迫，乃令彭和齎書殺出，往東吳求救。稍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趙雲將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蜀中而進，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

卻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瞻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

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爲！」遂策馬殺出，死於陣中。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蒼天有意絕炎劉。當年諸葛留嘉胤，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亦皆戰死。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

試觀後主臨危日，無異劉璋受僞時。

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卻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

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嗚馬報到，說魏將兵逼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

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衆議紛紛，譙周見事急，復上疏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禪，次子劉瑋，三子劉琮，四子劉瓚，五子劉北地王劉禪，六子劉恂，七子劉璩。七子中惟禪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弱。

後主謂譙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譙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干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尙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犯兵闕，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全功。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譙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譙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

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迺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書視之，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齎款

令姜維、蚤降；遣尙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三千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疋。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

北地王劉譙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譙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他人也！」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譙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譙乃自殺其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望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人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一子獨悲傷。去矣西川事，雄哉北地王。捐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蒼。凜凜人如在，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後人有詩歎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黃皓終存欺國意，姜維空負濟時才。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昭烈經營良不易，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自是漢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曰：

猿鳥猶知畏簡書，風雲應爲護儲胥。徒勞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蔣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

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衆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卽於劍閣關逼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爲速也。」

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爲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

卻說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頌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了。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竊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劉禪，以致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卽可封禪爲扶風王，錫以貲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爲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尊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瓘，隨後降封艾，昭曰：

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頸歸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

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瑄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齎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從其議，遣使齎詔封會爲司徒，就令衛瑄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瑄，使與會同察鄧艾，以防其變。會接讀詔書，詔曰：

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梁，節制衆城，網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瑄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爲農家養犢，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今欲封蜀主爲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

會深嘉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一圖與會曰：「昔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爲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

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依言，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實己之語。

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奂御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汝會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爲艾實爲會耳。」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祕之，不可泄漏。」

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祕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

纔見西蜀收降將，又見長安動大兵。

未知姜維以何策收艾，且看下同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卻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則反情實矣。將軍卻起兵討之，可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蚤來歸，即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

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於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

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牀來。攆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遙望見塵頭大起，哈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衆各四散奔走。

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倖，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

會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蚤也。今公大勳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

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維曰：「若不退閒，當蚤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

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

卻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

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

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爲司馬昭

兩闕弑君，大逆無道，早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簽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衆皆恐懼，只得相從。書字已畢，會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

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輒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

會素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即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

卻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凶？」維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會喜信其言，乃謂維曰：「器仗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爲害，不如乘早戮之。」

會從之，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

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欲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卻被亂箭射倒。衆將鼻其首，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討不成，乃天命也！」遂自刎而死。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天命。」魏兵爭欲報讎，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鷄卵。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

劫鄧艾。

早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事，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出放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歎鄧艾曰：

自幼能籌畫，多謀善用兵。疑陣知地理，仰面識天文。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身被害，魂繞漢江雲。

又有詩歎鍾會曰：鬻年稱早慧，曾作祕書郎。妙計傾司馬，當時號子房。壽春多贊畫，劍閣顯鷹揚。不學陶朱隱，遊魂悲故鄉。

又有詩歎姜維曰：天水誇英俊，涼州產異才。系從尙父出，術奉武侯來。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漢將有餘哀。

卻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彝，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允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尙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

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一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卽，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

建寧太守霍玄聞成都守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旣漢主失位，何不速降？』玄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矣。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

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矣。萬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

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爲安樂公，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蠱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

時霍戈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須臾，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郤正之言，以對，欲哭無淚，遂閉其目。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歎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方知後主是庸才。

卻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爲王，表奏魏主曹奂。時奂名爲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謚父司馬懿爲宣王。兄司馬師爲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量過人。次日，司馬攸性情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

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爲世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

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殿下思之。」

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世子。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腳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著黃單衣，裹黃巾，拉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今來報汝。』天下換王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殿下之瑞也。殿下可戴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爲王后，立世子爲太子。

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酒，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爲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卽晉王位，封何曾爲晉丞相，司馬望爲司徒，石苞爲驃騎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諡父爲文王。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會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此言。乃明教曹丕爲天子也。」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馳驅，未有寧歲。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又豈操之可比乎？」炎曰：「曹丕尙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卽大位。」

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奐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奐慌下御榻而迎。炎坐定，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奐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

奐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

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節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讎，有何不可！」

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免泣淚跪告，炎起身下殿而去。免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

免從之，遂令賈允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免親捧傳國璽，立於臺，大會文武。後人有詩歎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死，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免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免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爲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宜詔不許入京。」

免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免前曰：「臣身爲魏臣，終不肯魏也。」炎見孚如此，封孚爲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爲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歎曰：

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事，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追諡司馬懿爲宣帝，伯父司馬師爲景帝，父司馬昭爲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潁川太守司馬儁，儁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師生文帝司馬昭。是爲七廟也。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吳國江山將復更。

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卻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牀不起，乃召丞相漢陽與入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主把與臂，手指羣而卒。與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爲君。左典軍萬彥曰：「羣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漢陽與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

與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卽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資爲豫章王，追諡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加丁奉爲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嗜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漢陽與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彥爲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汧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饑，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無露根之漸，官吏爲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召儒士尙廣，令筮書問取天下之事。尙對曰：

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皓大喜，謂中書丞勳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上，以爲蜀主復讎，當取何地爲先？」勳諫曰：「今成都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爲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嚴出朝，歎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賈允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炎大喜，即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戍選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來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著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侍衛帳前者不過十餘人。

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覷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闌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此人爲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

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晉地打獵，不犯吳境。陸抗望見，歎曰：「羊將軍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

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

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

卻說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

一日，抗遣人候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夙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來人持藥回見抗。衆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敵人羊叔子哉！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

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使齎到建業。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驢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爲司馬，卻令左將軍孫翼代領其軍。羣臣皆不敢諫。

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姿意妄爲，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彊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卻說羊祜開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其略曰：

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能長久也。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因此不行。祜聞上不允其請，歎曰：「天下不如

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

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祜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遂辭炎而歸。

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祜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即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

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勅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後人有詩歎曰：「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準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

已皆準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退入後宮，與祕書丞張華圍棋消遣。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略云：

往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遷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卻棋枰，斂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民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敝。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卽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卞出淞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又令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

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爲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

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爲齧粉矣。」

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于沿江緊要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也？」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

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

卻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礮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命引衆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

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早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迺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礮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

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尙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遂得江陵。

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齋印而降。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遂馳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

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爲準備。」濬大喜，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杖，立於週圍，順水放下。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著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

卻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觀，來迎晉兵。瑩謂觀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觀曰：「公言是也。」

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觀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諸葛觀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江東張悌死忠時。已拚王氣南中盡，不忍偷生負所知。

卻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張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也。」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困弊士卒，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炎曰：「此是朕意，華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

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衆對曰：「今日之禍，皆昏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誤國？」衆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

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昏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領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二人都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

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

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輿櫬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濬釋其縛，焚其櫬，以王禮待之。唐人有詩歎曰：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老幼男女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倉庫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卞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賒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

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卻說王濬班師還，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了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爲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

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爲一統之基矣。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後人有古風一篇，以敘其事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虞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興刀槍。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荆襄。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侯，總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玄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寡兵微作羈旅。南陽三顧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王圖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歷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英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叡芳髦纔及奂，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繁榮，王侯公爵從根苗。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向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